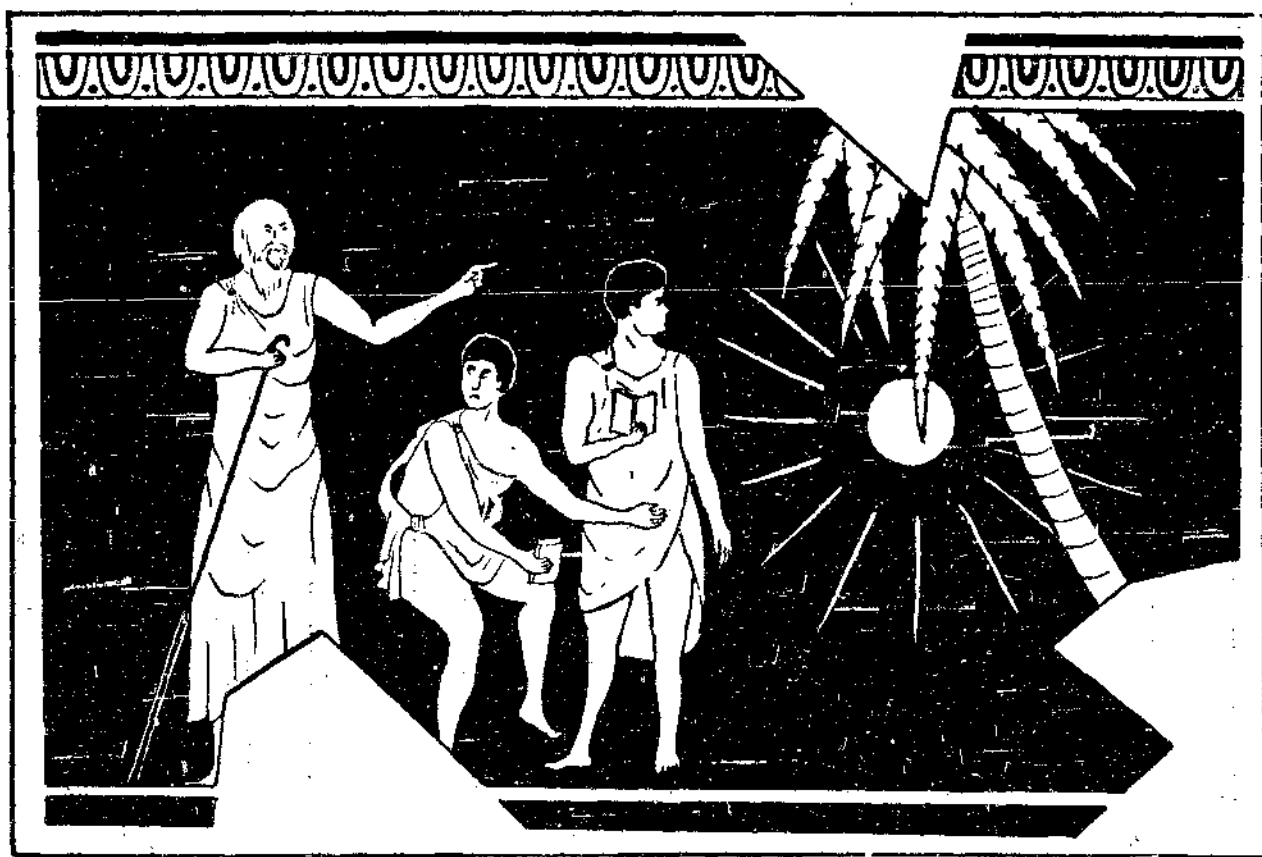


歷史教育

魯迅題

第一 期

日一月二年六十二國民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史學會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努力實現歷史教育的重要使命。

培植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

提倡歷史教育之普及。

研討歷史教育之改進。

歷史教育 第一期 目次

創刊旨趣

李飛生 (一)

著 論

如何研究中國史

錢 穆 (三)

論研究中國史之重要

齊思和 (八)

歷史教育的改進問題

初 拓 (一一)

談 漫

歷史教育的新動向

王輯五 (一五)

歷史教育要普遍化

孫克剛 (一七)

中國史學團體應加入國際歷史學會

蕭遠健 (一八)

譯 錄

國際歷史學會之經過及組織

Hasold Temperley 講
左 姁 芝 譯

(二〇)

歐洲文化史運動

G.P. Gooch 著
吳 盒 譯

(二三)

評斯汀生著遠東之危機

齊思和 (三二)

古代希臘的社會史和文化史

(三五)

遠東史

(三六)

國際簡史

(三七)

消 息

十六則

(三九)

會 訊

四則

(四八)

編輯後記

(四九)

創刊旨趣

李飛生

不久以前，史學會諸君打算要辦一種小型的刊物——「歷史教育」，來徵求我的同意和贊助。他們想編這個刊物的動機，係因感覺到歷史教育在現代教育中所佔地位之重要；尤其在今日之中國，更有重視與提倡改進之需要。他們認為關於這方面，所應討論與研究的問題是非常之多。需要調查或統計之事項，更非一端。所以計畫要辦一種定期刊物，專為大家發表關於歷史教育意見的園地。他們相信，像這樣逐步積累的資料，漸可蔚為參攷有用的寶藏；經過公開的研討，或可發見一些健全的改進意見。我係現正從事於歷史教育的一員，並且平日也曾有過他們類似的同感，所以對於這種學問上的進取心，自願予以深切之同情。使我尤其感到興趣的，便是動議的諸君們，全都不就久要獻身於歷史教育這一途的。假使他們藉努力刊物的機緣，進而與國內史學同志通聲氣，向同一方向邁進，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不是一件意義更深長的事麼？

於是我們便決意要在短期內把這個刊物實現。的確，在國內似汗牛充棟一般的出版品中，像「歷史教育」這種性質的刊物，至今還未見及，因此便愈強固了我們的信念，使我們想到這種企圖的意義深大，而有冒昧嘗試的必要。我們期望這個未來的刊物，漸能開展其自身之使命。在這小小的園地，要孕育出來一些切與歷史教育有關的文字，不企求怎樣急切的成功，但願能做此途的一個前驅。我們約略的決定了這個刊物所打算包括的內容，大致說來，從論著到調查，從介紹到答問，都在兼容並蓄之範圍。

在後面我要把重要的幾端，作一個更具體些的說明：

第一、在論著的一欄打算要包括的文字，大致可區別為兩類。一種係屬於擬議與討論方面的，另一種是偏於研究性質的。關於第一類，我們但願能網羅一些論列教法教材的文字，例如：教學方法之應如何比較研究，教學效率之應如何設計促進，教學設備之應如何配置充實，教材標準之應如何決定去取，教材內容如何可期分配合理，以及教學經驗，之忠實敘述等等，皆為本刊所亟願發表與研討者也。至文字之屬於第二類者，如史學方法之論評，史源之探索與指導，史實之審辨與考訂，史籍之詮釋與解題，又或國際問題之檢討闡明，歷史輔助科學之獨立研究。蓋凡平日讀史之所會心，能有所見而有所抒，直接或間接以裨益史學知識與史學教育者，皆無不錄矣。抑在此有須一言者，同人等居於師範大學之立場，因事業興趣之所關，自認中等歷史教育為最適於研討之對象，本刊文字之所及，雖不限於此範圍，然甚願在此方面能多加致意焉。

第二 我國史學發達之早，源流之廣，在世界自居於先進之地位；然西洋近代史學方法之進步，與夫歷史輔助科學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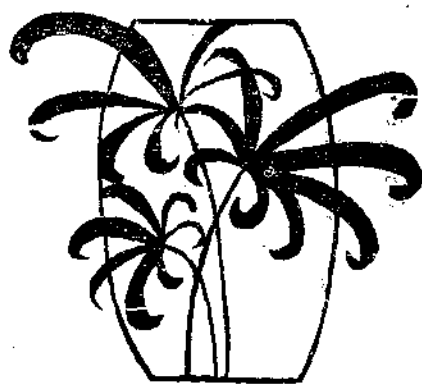
發達，其精到之處，堪爲吾人之取法者實多，尤其西洋史之研究，我國猶在初步，正賴借助他山，啓茲陋塞。本刊爰本此旨，故於論著之外，更期能致意於譯述。歐美史學雜誌，如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Revue Historique* 等等，均已創刊數十年，基礎深厚，撰人淹博，不少專門之發表。又如英國之 “History” 美國之 *The Social Studies* 皆由經驗深長之教師，撰述有關歷史教育之文字。雖其內容，未必盡洽吾人之意；但積如許豐富之資料，任供抉擇，當可發見值得譯之佳作也。吾今所述，亦不過舉例而已；至有關歷史教育之文字，固隨時散見於各書報，斟酌去取，吾人平日稍加注意，則得之矣。

第三、國內近年出版旺盛，乙部新著，尤不在少數。然試檢其內容，大抵率爾操觚，草率成章，錯簡誤書，更如常規，至刻意經心之構，殆甚罕觀。莘莘學子，時光可貴；一方既懼讀此等牟利作品之徒費光陰，一方又因判別力弱，易受賈人廣告之愚，坐致徬徨失措，如臨歧路，誠求知之悲劇也！吾見歐美史學雜誌，於新書之介紹與批評，往往不惜篇幅，儘量登載，其重視如是，亦無非欲將作品優劣之真相公諸社會，以便一般人之取捨有所借鏡而已。本刊爰師斯意，用留一欄，揀取中外史學之近作，勉盡介紹批評之責任，願出版浩繁，而人力有限，滄海一粟，所補幾何？與念及此，則又不勝恐懼之深也！

第四、我國公共圖書事業，猶未發達；新書補充，尤嫌不足。故居通都大邑，逢教學上之難題，或書本中之疑問，欲求解答，尙易爲力。至處僻壤小縣，隨身之書籍無幾，參攷之新著蔑有，欲求解惑祛疑，抑亦難矣！尤其師範同學，以從事教學爲終身職志，深入內地，處境特殊，平日遭遇此等情形者，更非少數！用是本刊有「通信答問」之設，以簡徑之文字，解答質疑，雖事屬初創，成效未知；然能持之久遠，或不無一得之獻乎？

第五、各校之教學狀況與設備，因環境之不同，而情形亦互異；優劣短長，判別無從，本刊既以研討中等歷史教育爲其鵠的，自須留意調查真相，藉共研究。故此後擬視力之所許，擇校訪問，撮記其師資，教法，教材，時數，經費，設備，成績等等；摘要在本刊發表。調查既多，材料自增，或可供歷史教育者參攷與比較研究之一助歟？

此外尙擬附載史學消息與史學會會訊，前者爲供給「新聞」於一般史學同志，後者專爲報告本系近況於師範同學以保持精神上之連鎖者也。上舉諸端，雖僅涉及大要；然本刊發行之旨趣，以及所擬努力之方向，已可藉此而略略明矣！茲尙有一言以終結吾篇者，同人等皆藉課餘之暇，純以義務，勉襄斯舉，在此倉卒之間，思慮容有未周，改進自待努力，所冀斯道同志，弗吝指示，則不勝其企願也！



論著 如何研究中國史

錢穆

(一)

因對中國史的觀點不同，而所謂「如何研究中國史」的見解亦復相異。鄙意研究中國史的第一立場，應在中國史的自身內裏去找求，不應站在別一個立場，來衡量中國史。

設一淺譬：如有一網球家與足球家，兩人興趣不同，成績亦殊。今為網球家作傳，自應着眼於其網球技術之進展上，而與為足球家作傳的應有節目，斷難肖似。近人好以西洋史學家講論西洋史的節目來移用到中國史上，則殆如以足球家傳中之節目移用於網球家也。

(3) 所謂從中國史自身內裏找求者，今請先設一極似空洞而實為客觀的目標，即研究中國史應先注意到中國史在那幾方面是變動了。所謂變動，即是歷史上劃時代的特性，

前一時代與後一時代絕然相異處。從此等相異處可以看出歷史之變態與動向，再從此等變態動向裏論求其係進步抑退步。竊謂如此研究，乍看雖似空洞，結果必較合客觀之真相也。故我謂研究中國史應在中國史的自身內裏找求，更應在中國史前後的變動處找求。

(二)

若從上述意見，我覺中國史之進步，似乎不重在社會經濟方面而重在其政治制度方面。若論經濟狀態，中國社會似乎大體上是停滯在農業自給的情況之下，由秦漢直到最近二千多年，只有一治一亂，治則家給人足，亂則民窮財盡，老走一循環的路子，看不出中國史在此方面有幾多絕可注意之變動與進步。然從政治制度方面看，則實在有其層累的演進。

中國史政治制度上的演進，由鄙意看之，約略可分爲三階段：

- 一、由封建到統一。
- 二、由軍人政府到士人政府。
- 三、由士族門第到科舉競選。

秦漢統一，是中國史上第一大進步。自此以下，直至今茲，統一是中國史的常態，分裂和割據是中國史的變態。近人常好說中國至今還未脫封建社會的性質，此種理論和看法，只好說是西洋史學家的理論和看法，中國史學家向來只認秦漢以前爲封建時代，統一政府的產生，便是諸侯封建之消滅。自政治組織上看，實是中國史上一極大轉變，亦可說是中國史上一絕大進步。

西周以來，依照宗法血統而爲封建，那時社會顯分兩階級，一貴族，一平民，然其界線至戰國即漸趨毀滅。秦人尙首功，（其實當時東方各國亦有此制）軍人躍起而爲新貴。至漢代定制，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而所謂有功者，大體只是軍功。（此看史記諸功臣侯表即知）而且當時皇帝以下的丞相，照慣例非封侯階級不能擔當。故漢

初政府，一面固可說是一個平民政府，其實亦是一個軍人政府也。直到漢武帝用董仲舒公孫弘，設立五經博士，又爲博士置弟子員，每年考課，得補郎吏，又定地方守相逐年察舉屬吏之制度，而公孫弘徑以士人爲丞相封侯，打破漢代以前非封侯不拜相非立軍功不封侯之慣例。此爲漢代政制上一大轉變。直至漢宣以下，朝廷大臣，幾乎全屬儒生，非通經即不能拜相，即拜相亦不安其位而即去，軍人政府漸漸轉移爲士人政府。從此以下，組織中國政府之主要分子，即以屬於士人者爲常態，以屬於軍人者爲變態，至以宗族組織政府如西周封建制度者則再難出現。此可謂是中國史上之第二大轉變，亦不妨謂是中國史上之第二大進步。

東漢以下，士人逐漸得勢，以累世之傳經而變爲累世之公卿，遂漸次造成一種新階級，即歷史上所謂門閥是也。門閥在政治上之地位，雖不能父子世襲，而跡近父子世襲，政治地位落到幾乎限定的幾個氏族手裏，幾乎可以說是古代貴族之變相的復活。然而其勢並不久，隋唐以下，遂變爲公開競選之考試制度。此種制度，雖歷代均有改進，而大體未變，直至清末，有千年以上的歷史。由士族門第轉到科舉競選，可以說是中國史上之第三大轉變，亦可

說是中國史上之第三大進步。

(四)

何以上述三種轉變，我要說他爲三種進步呢？因爲此種轉變，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合理的轉變，合理的轉變，自可稱之謂進步也。何以稱其爲合理的轉變？竊謂由此三步之轉變，可以看出中國史上一種共有之趨向，即可說是中國史上一種不斷的進步。其趨向是何？簡言之，曰，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平民與政府逐步接近也。請先論王室與政府關係之轉變：

(五)

西周封建，宗廟血統的親疎，即是政府官位的高下。那時王室與政府，可謂二而一而二，朕即國家，殆無分別，整個天下便是姬姓姜姓的天下。秦始皇雖說統一中國，然而自宰相以下與嬴姓家庭即無關係。秦始皇確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大皇帝，但秦始皇的家族，較之周武王周成王的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相去遠了。何者？武王成王的子弟莫不分土封國，秦則除皇帝外其家屬無異於庶人也。秦始皇得天下，本來多靠東方遊士的力量，秦始皇得天

下後，至多亦祇能奪下呂不韋的政權交付與李斯等手裏，不能徑把天下私諸一家。漢承秦弊，封建與郡縣並行，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姓劉的政權與附會姓劉的一輩軍人朋分。然而不久同姓王繼異姓王而盡，封侯世襲的功臣，在政治上的地位也逐漸低落。到漢武帝以後，便漸漸有一個政府的勢力，常和王室抗衡。當時的所謂內朝與外朝，即是從這個局勢下產生。東漢的外戚和宦官，只是代表王室勢力之一面，名士黨人，則是代表另一個勢力，而在政府裏逐漸得勢。東漢末年，可以說是王室勢力一落千丈，士族門弟則從東漢的名士和黨人的集團裏培養出來。所以魏晉南北朝，外戚宦官不再當路，王朝雖屢屢變換，政府還可一線相承。從這一點看，魏晉南北朝在大體上還是走在王室和政府逐漸分離的路上。隋唐以下，政府和王室之界線益見清明，除皇帝外，皇帝的家屬及其私人，照例在政府的組織上並不能有任何地位和特權。所以隋唐以下，公開考試，士人以白衣爲公卿，並無門第大族，而王室之權，轉變較古代爲減削。這不能不說是政治組織上的進步。

以上說的是王室與政府逐漸分離的一點，下面再說平民與政府逐漸接近之一點。

(六)

照理，中國史自秦漢以下，變成一個極大的統一政府，和以前小國寡民列土分封時不同，人民的地位應該和政府格外隔離了。而實際却不然。秦漢以下，平民參政的門路逐次開展，平民參政的權益逐次確定。自兩漢的察舉制到魏晉的九品中正，自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以下的進士科舉。總之是平民參政的機會逐漸加增與擴大，普遍到全國各地，在一個公開的規制之下，合標準的即可加入政府為其一員。而王室家族及其私人，轉有種種限制，使其不能在政府裏得到勢力和權位。不注意到這一層，即絕對不能了解中國史。

(七)

讓我們再從此推開一步，看一看中國史上的農民商人和兵士。春秋封建時代，貴族武裝起來，農民則受其統治。到戰國，貴族階級墮落，武裝漸漸懈弛，而農民卻漸漸地因貴族的需要而武裝起來，又因軍功而走上政治的高層。直到秦漢，兵役依然為農民所人人不可避免的一件事，然而農民亦只有從軍始有走上政治層的希望。及武帝改制

以後，政制逐漸轉變，農民和兵役亦漸次分離，從唐代的府兵制直到宋代的雇兵制，當兵漸漸成爲一種志願的職業，而與農民分離。農民可以舉生乃至累代不見兵革，隨其一家生計狀態之上昇而漸漸學習文學參加考試以圖上進。至於商人，因中國地大物博，得天獨厚，自秦漢以下，既走上統一的路，國外貿易幾乎不感需要。至於國內，則因政制的關係，所謂「遺金滿篋不如傳子一經」，自東漢時已然。理想的政治，始終是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重農抑商。商人受到種種限制，只要稍有生計，自然而然的走上文學經書的路上去。故史記漢書裏記下的貨殖游俠諸色人物，漸漸在社會裏融化而全變成儒林文苑獨行隱逸諸門，社會上的心思氣力，大部分不去用在經商和從軍上，而只用來講究經義文學。這其間，政治與社會互爲影響，因中國之環境，而漸次造成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歷史文化。

(八)

我上面所講，雖嫌空洞而大體已指出中國史之特徵。所以中國從來雖無近代的交通，嚴明的法律，龐大的軍隊，與夫一種特殊階級的勢力，而自秦漢以下，居然能統治

這樣大的土地，這樣多的人口，而不斷地擴大，與永久的
懸延。

若使中國社會不受別一種文化的侵迫，中國社會自身
仍自有其進境，其趨向則大體如上述，王室與政府逐漸脫
離，平民與政治逐漸接近，不講富強而惟求和平，於文學
哲學藝術倫理諸方面亦追隨前進，而中國民族逐次擴大。
四圍的民族，只要能接受中國這一套文化的，自然也能走
上中國民族所走的路子而與中國民族相安於無事，如朝鮮
安南等即其明例。

史國中究研何如

所以看中國史，並沒有如西洋史一般如火如荼的宗教
戰爭，掠奪海外殖民地的戰爭，革命大流血，階級鬥爭等
等，而自有其生命與進程，並非二千年如睡獅，只在朦朧
打瞌睡也。

(九)

我根據上述意見，希望有志研究中國史的，多注意於
其歷代政制的演變上。但我們要研究政治制度，不可不連
帶注意到其背後的政治理想，我們要研究某一時代的政治
理想，又不得不牽連注意到其時一般學術思想之大體。所
以我希望有志研究中國史的，應多注意於中國歷代學術思

想之演變。與制度學術有關係的，我又希望能多注意於歷
代人物的活動。學術制度人物三者相互為用，可以支配一
時代的歷史。

(十)

治史雖在知往，然真能知往，自能察來。中國的前途
，在我理想上，應該在中國史的演進的自身過程中自己得
救。我不能信全盤西化的話，因為中國的生命不能全部脫
離已往的歷史而徹底更生。我認為照上面所述，中國最近
將來，其果能得救與否，責任仍是在一輩社會的中層智識
分子，即是歷史上一脈相傳的所謂士人身上。中國的將來
，要望他們先覺醒，能負責，慢慢喚起民衆。所謂全民政
權與階級鬥爭等等的話，似乎與已往歷史及現在實況相去
皆遠。只要滿清末年行省督撫擅權的局面不能革除，直至
今日，中央統一的政權還未鞏固。只因八股的病害而把推
行一千年來的考試制度一手鈎消，遂使近二十年來政府用
人絕無客觀的標準。如此之類，只求中國政治能改革近代
之實病而走上軌道，則科學建設自有希望，到其時中國自
有出路。乃知中國已往文化，並不是全部要不得，並不是
定要全部毀滅已往文化始得更生也。

論研究美國史之重要

齊思和

研究西洋近世史，通史須與國別史並重。不研究通史

則不能了解西洋各國相互之關係，及其文化之全貌；不研

究國別史則不能知各國政治，社會，典章制度演變，發展

之過程。泰西文化雖有其根本相同之點，異點亦復不少。

讀通史可知其異中之同，讀專史可窺其同中之異，二者俱

不可偏廢也。故研究西洋史者，通史既粗知輪廓，最好再

就一二重要國家，為較精深之探討，庶於西洋文化之發展

歷史教育第一期

既知其大體，又知其細節；否則鮮不流於浮淺空泛。猶如

研究東洋歷史，若於中國、日本、印度等國之歷史，皆無

基本知識，其於東方文化，必如入五里霧中也。西洋諸國

之關係，在歷史上雖較亞東諸國為密，然亦非徒讀通史，

即能了解其文化之發展也。

嘗謂泰西諸國，於西方文化貢獻最大，而同時與吾人

關係最切，其歷史為吾人之所不可不詳加攷究者，蓋莫如

英法俄美四國。英俄法之史事，學者猶可於普通歐洲中近

古史中得一簡括之概念。獨美國史，以吾國大學中所用近

世西洋史之教本，類皆專講歐洲，往往大學史系畢業生，而於之缺乏常識者。此種現象殊有矯正之必要也。

夫研究學術，須適於國家社會之需要。如南美中美諸

國，加拿大殖民地，在世界政治上、文化上，可謂最無足

輕重矣。而美人研究其史事不遺餘力，大學史系，皆設專

科。以諸邦與美國政治經濟之關係，極為密切也。此種學

以致用之精神，吾人最宜倣效。美國與中國，雖遠隔重洋

，而現代交通之便，已成鄰國。其與吾人在政治上，經濟

上，文化上之關係，較其他西洋諸國為尤切。美國自革命

成功後，即努力於遠東貿易。及至鴉片戰爭終了，英人與

中國訂南京條約，美國亦遂乘機與吾人定黃浦條約，是為

中美正式締約之始。此後中美貿易日增，交涉愈繁。中國

與列強之交涉，美國殆皆直接間接，參預其事；特以其地

位稍異，內部境況不同，故其所抱之政策，亦與他國不一

。迨兩美戰爭後，美國一躍而為太平洋上之霸權，與吾國

關係益密。其所倡之門戶開放主義，機會均等主義，均幾

拯中國於瓜分之禍。大戰以後，美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一強國，其一舉一動，關係於吾人存亡者尤鉅，如其所主持之太平洋會議，為中國現今國際地位之基礎。『九一八』後，其對日本之政策，對俄之復交，對國聯之態度，皆與吾人大有關係。其對於遠東究持何基本的政策？其對中國日俄將來的態度，又將如何者？此皆吾人不可不加之意者也。

美國之遠東政策，乃根據其經濟利益。美國自內戰以後，已為對華貿易之重要國家。大戰以後，其輸入總額為列國之冠。故中國之市場，已成美國農工業之尾閘，其工商業之繁榮，係於吾人購買力者甚鉅。而其在中國工商業方面，建築方面，銀行方面之投資，為數亦屬不貲。職是之故，中國政局一有變動，於美國經濟恆發生重要影響，此美國所以於太平洋上風雲，無時肯作壁上觀也。

抑美國與中國之深切關係，猶不止於遠東政策與對華貿易。其內政之變遷，社會經濟之演變，皆直接間接與吾人有莫大之影響。蓋其外交政策，既多根據於其經濟利益；而其經濟發展，又多根據其國內工商業之情形，與其社會組織。以其內政外交經濟皆建設於資本主義之上，乃不可分之整個也。惟其如是，其一舉一動，皆直接間接，與

吾人有莫大之影響。如美國近年之白銀政策，表面觀之，似純為內政問題，而幾致吾國經濟破產。凡此之類，故不可一二舉也。

抑吾人於美國史之研究，目的不僅在觀察對華政策，而謀一應付之道。吾人如欲研究現代西方文化，與其將來之趨勢，亦須以美國為其代表。夫現代文明之基礎，為機器與科學，易言之，即科學的生產技術也。至於政治之組織，社會之結構，以及學術思想，皆建築於此生產技術基礎之上。此在歐洲以封建勢力猶未盡泯，傳統思想影響尚在，新文化尚須與舊文化爭勝，新勢力尚須與舊勢力抗衡。其勢力尚未發揮盡致，而美國則以其實用天才之富，物產之饒，與其不受傳統勢力之束縛，現代之機器文明，遂在美國發揮尤為盡致。故美國實為現代西方文化之代表，而西方文明之前途，亦須於美國覘之。此歐人之所共認，而美人亦以此自居者也。然欲了解其現在，推測其將來，須研究其過去。而吾人於美國史遂不容忽視。況吾國自西風東漸以來，受美國文化之影響獨多，吾人於其文化之由來與現在，尤不容不有深刻之了解。

美國史在西洋史上地位之重要，及其與吾人關係之密切，已如上述。徒以一般人鮮了解此種重要，又或以美國

史內容太簡單，缺乏興味，故研究者極少。實則此皆不明美國史者之錯誤觀念，苟略加研究，當知其大謬不然。夫美國史發端於哥倫布之發現美洲，而實始於十七世紀初葉，英人向美之殖民其範圍盡在近世史中，史料大體皆保存。自有材料浩繁，盡研不易之苦。而況乎英法各國，領域較小，統一已久，治其史事者，但重其中樞之演遞，問題尙屬簡單。美國則地域廣闊，不下中華。且其各部，皆有其獨立之歷史。歷三百年之久，雖以政治經濟勢力之發展，中央權限，固益發展。然地方間之衝突，仍未盡泯，固未臻於完全統一之境，如英法者也。職是之故，吾人研究美國史，須首先注意各部社會經濟之發展，典章制度之演變。條理萬千，捉摸非易。故研究美國史之繁難，直不可與其他西洋國別史，相提並論。此乃個人年來之經驗，想同好者必以爲然者也。

至謂美國史不若他國史之富有興趣，亦屬一偏之見。美國史與歐洲史相較，就政治方面言之，固不易舉出與拿破崙俾斯麥等震撼一世之偉大人物。常人習知之美國史上大人物，如華盛頓，如林肯，其個性皆不甚顯著，其事業亦尋常，誠遠不若震撼一世如拿破崙俾斯麥者之引人興趣。即以美國史上最富於興味之偉人言之，如漢密吞(Hamilton)，

如捷克生(Jackson)，如羅斯福(Roosevelt)，其個性雖較華盛頓林肯爲顯著，然雄材偉略，究不足與歐洲第一流人物相比擬。再以歷史上之大事言之，美國史上第一件大事自爲美國革命。然美國革命亦不如法蘭西大革命，蘇俄大革命之足以使後世史家，眉飛色舞，可歌可泣。又美國史上戰爭，亦無足與卞靈汗(Benjamin)瓦鐵盧相比擬者。故就政治史言，美國史遠不如歐洲各國史之富於興趣，此無庸諱言者也。

雖然，美國史之興趣不在一二人之傑出，而在全體之進化；不在一二政治軍事之事件，而在社會經濟之繼續的發展。夫三百年前，美洲乃一荒原耳。草木暢茂，禽獸逼人，而歐人抱大決心，不顧死生，歷千險，排萬難，以美洲爲歸宿地。前仆後繼，壯志不殺。卒也，地域漸由大西洋伸張至太平洋，人數由數千人增至一萬萬。三百年間，蔚爲大國，成爲全世界之政治經濟的中心。此誠近世史上之大事件，此誠人類之大詩歌，史實興味之濃厚，寧有甚於此者耶？吾披其載記，覽其拓荒者，其遭遇之艱難，其成就之偉大，未嘗不廢書長嘆，深感於衷也。

抑尤有進者：美國之文化，純爲一商業之文化。其最偉大之人物，須於工商業中求之，而不可求於政界。自工

業革命以來，其工業巨擘，如溫得比(Vanderbilt)，如荷路德(Jay Gould)，如羅克菲洛(Rockefeller)，如加乃基(Carnegie)及其他大企業家，其卓識遠見，雄材大略，足可與拿破崙相擬，而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或又超而過之，此亦近世史之奇觀也。

歷史教育的改進問題

惟其如是，美國史家，不專描摹一二特殊人物，而注意一般人之生活，不專考證極窄狹之政治變遷，而究心於社會經濟的了解。故所謂新史學運動者，在美國獨盛。故吾人研究美國史，於全民之進步，尤能有深刻之了解也。

歷史學在中國的學術上和教育的上，向來是佔居重要的

地位。近代西洋的教育家，也是非常重視它的。所以美國

史家約翰遜說「歷史是一切社會科學的中心。」(Johns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Chap. I) 歷史之所以這樣被人

看重，因為它是人類社會演變的過程，也是人類實際生活

的紀錄；它能幫助我們了解現實生活，應付一切事變。於

是歷史一科在各國學校的課程中，都佔着很重要的位置，

良非偶然。

這裏我要提起注意的，是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二者

有很大的區分。歷史研究的對象，是歷史的本體，其態度

是科學的；而歷史教學的對象是歷史的作用，其態度是教

育的。歷史研究非本題範圍，暫不討論它；而歷史教育是

精神國防上最重要的工具，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莫不

深致注意的；在國難日益嚴重的中國，其重要性尤見顯明

，所以在此願加論述。

中國古代的歷史教育，其作用在「勸善懲惡」，這種

作用至今還保持着。不過現在時代不同，若果歷史教育的

作用僅只在「勸善懲惡」，那是歷史教育的失敗。今時教

授歷史的目的，應該包括兩點：(一)實質上的目的，是想

使受教的客體者獲得歷史的知識，俾其實際生活上無所缺

乏。(二)形式上的目的，是想使受教育的客體者在學習歷

史時，於不知不覺之間，養成其愛民族愛國家的意識，兼

謀其道德的判斷銳敏。

近幾十年來，我國的歷史教育，雖然不無進步，但距我們的標準還差得遠。而當此內憂外患日益緊迫，民族危機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歷史教育承擔的任務，尤覺重大。如何發揚民族精神，培養民族意識，喚起民族自覺，激發愛國情緒等問題，都是今後歷史教育所應努力的目標。關於改進的辦法，我提供下面幾點意見：

歷史教育第一期

一、力期歷史教育普遍化 過去的歷史教育，只着重於士大夫階級，而忽略了廣大的民衆，這是錯誤的。我們知道，欲把瀕危的民族救起來，是一件多末艱險而困苦的工作！這種民族的大難，決不是少數人的能力所能挽回的，一定要靠全國多數民衆共同的努力和切實的合作。但是我國一般民衆的民族意識很薄弱，國家觀念很缺乏，是不容諱言的。我們要補救這些缺點，使歷史教育普遍化，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今後的歷史讀物，應選取富有民族思想，且切合民衆日常生活需要的歷史材料，用淺近而通俗的詞句寫出。以之教育民衆，改進他們的落後思想，增進他們的歷史知識，使他們明瞭吾民族所處的地位，及自己對民族國家的關係。就是不識字的民衆，我們也應該用講述故事的方法，灌輸一些歷史知識。

二、歷史教學應以發揚民族精神爲主 處在這種非常時期，我們一致的要求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所以在歷史教學上，特別着重發揚民族精神，關於這點，應該注意下面幾項：

(甲) 建立民族意識 所謂民族意識者，是對他族而自覺爲我的意思。梁任公曾經說過：「血統、語言、信仰，皆爲民族成立之有力條件；然斷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還指爲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惟一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見飲冰室文集卷六十六，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民族意識的建立，可分爲消極的和積極的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應該打破種族的界限；在積極方面，最重團結民族的精神。

(乙) 恢復民族自信力 所謂民族自信力者，是一民族能自信其有生存能力的意思。邵元冲在建國月刊九卷五期民族之涵義及發揮一文中說：「民族之生存，必在民族有建設之能力，與恒久不忘之生命力，亦即有內容充實之民族力。而民族生命力之推動，必需健全之民族性，乃能鼓盪激厲，使人人悉盡其最大之努力，爲民族之生存與繁榮而奮鬥。」民族自信力的恢復，也可分爲消極的和積極的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應該養成自尊的情緒，在積極方面

，最重發揚固有的文化。

(丙)介紹偉人事蹟 記得顧頡剛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事實的影響不如人格的影響人利害。這固然是指教育方法說的。然而，歷史上的事實雖不可復演，但歷史上偉大人物的言行，我們是可以仿效的。我民族歷史中足以為後人師表的偉人很多：如張謇之通西域；岳飛之抗金兵，文天祥之正氣，陸秀夫之死節……等等。這些為民族為國家而奮鬥而犧牲的人物，他們生平的事蹟，都可以介紹出來，使他們因景仰而自勵，以激起其愛國的熱情。

(丁)注重灌輸國耻史 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是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全部紀錄。使我們的民族日趨危殆，使我們的國家漸呈崩潰，這都是我們的奇耻大辱。講授歷史時，應當列舉帝國主義者給予我們的壓迫與侵略，說明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什末田地，及其所以至此的原因和對未來的影響。藉此刺激他們的羞憤心，養成他們強烈的民族意識。

總括起來說，使歷史教育有效的有益的啓發民族思想，闡揚民族精神，應該注意到：(1)說明國人對世界文化上的貢獻；(2)親切的敘述歷代與外夷奮鬥之困難；(3)親切的敘述國衰國亡時之耻辱與人民死亡；(4)詳述民族

英雄之生平；(5)詳述興隆時代之遠略。

三、使歷史教育切合時代的需要 真正的歷史可說都是現代史。「現代性」這一點，實是一切稱為歷史者之主要特徵，這是意大利史家克羅司的名論。(Benedetto Croce, On History, Chap. I) 而近來美國史家赫蕭也有「所有歷史都是現代史」的話。(F. J. C. Hearnshaw, The Science of History P. 777) 由此可見歷史和現實關係的密切，司各脫說得好：「歷史事實之有價值，在其能對我們生活有影響。」(Scot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這都是說歷史能給我們理解現實問題，而我們所要求獲得的是切合實際生活的知識。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求民族獨立解放的問題；故歷史教育的內容，即須配合當前複雜錯綜的國際情勢，應用過去歷史的教訓，來分析我們民族的處境，以謀挽救民族危亡。

四、重新審查歷史教科書和檢定歷史教員 現在通行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都是書肆僱用的人所編訂的。他們只知牟利，內容的好壞是不管的，所以一般的歷史教科書，不是錯誤百出，便是材料取捨的不當。今後應由教育部嚴格審查教本，其不合標準者，應禁止發行，以免貽誤青年。現在中小學的歷史教員，很少是專任的，大多是由旁

的課程的教員兼任，這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於歷史教育的發展，給予了很大的阻碍。所以今後的歷史教員，應該慎重人選。

以上所說，似有把歷史教育當作提倡民族主義的工具之嫌疑。不過我要特別申明的，這裏所謂的民族主義，對外求獨立解放，對內求和平團結力爭我們民族永遠的生存而已。司各脫曾說：「民族史的教授，若不糾正，將產生一種狹義而錯誤的愛國主義。」這是值得我們深省的。我們知道，如果愛國心即為侵略主義及帝國主義之精神，徒

知誇耀其本國之實力與光榮，一九一四年的悲劇，隨時有重見的可能。在這裏，當然我們更不敢贊同納粹領袖希特勒，黑衣宰相莫索里尼，他們以復興羅馬及日耳曼民族的光榮為名，而實際上向外大肆掠奪殖民地。我們也不希望有毀滅世界文化，破壞國際和平的戰爭，並且堅決的反對。我們只要求解除我民族的一切束縛，以達到真正自由平等的目的。

一九三七，一，十五於北平

本刊啓事之一

師大歷史系畢業同學台鑒：

歷史教育，在國難嚴重之今日，尤覺其使命之重大。凡關於歷史教育理論與實際之問題，宜如何切實研討，以應需要。本刊創辦伊始，內容殊欠充實，端賴諸先進同學力予扶持，尤冀時惠鴻文，以光篇幅。是幸！



漫談

歷史教育的新動向

王輯五

歷史教育的新動向

歷史是人類的縮圖，也是啓發愛國情緒，灌輸愛國精神的唯一生力軍；當這國難嚴重時期，正需要喚醒國家意識民族精神的今日，那麼，歷史一科在教育上是佔如何重要的地位呢？牠的新動向又是怎樣呢？這都是我們所應該商討的。

按歷史學並不是一種死的學問，乃是一種有機的繼續發展不斷的具有「活力」(The living force)的科學，任何國家絕不能逃避其過去歷史的影響的。因為每一時代是過去和未來的連鎖，過去歷史原動力的反映，常顯露於現代政治狀態中；所謂現代者，常為過去與未來的橋梁，受過去的影響而傳諸將來的。現代的國家社會狀況，本不外古代社會所反映出來的一種形影，所以要打算澈底研究現代的國家社會，舍歷史而外，實無他可求了。再說，歷史之於國民，猶遺傳之於個人，吾人祖先所遺傳於吾人的

，並不僅是物質的軀殼罷了，而影響於吾人的行爲氣質亦屬很大。即以革命運動而論，革命運動雖力求脫去傳統的羈絆，但其根底深固的風俗習慣，絕非一時所能一掃而清的，此猶之乎世上固然沒有在白板上開始畫絕對嶄新的理想圖，是正相彷彿的。

這種人類力量的繼續，遂使歷史上充滿了生氣，其材料不是死物，乃是具有活力的生物的。歷史既是人生的連鎖，研究歷史常使人不肯忘本，而懷念祖情的；並且深感吾人今日有這樣燦爛的文化制度，不是吾人一手造成的，乃是先吾人而生的各時代人繼續不斷的創造的，今日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也都是古代祖先所留下的遺產。所以有人說，歷史學是守舊的，右傾的；社會學是維新的，左傾的。這種說法，雖不免有些失當，但是歷史學最容易啓發愛國心與培養愛國精神的美德，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

歷史這門課程，既是各科的中心，又在灌輸愛國精神教育上佔極重要的地位，那麼，吾人對於歷史一科應如何教學之，才可以發揮牠的真價值呢？關於這種歷史教學法的檢討，有暇另文討論；在此處要先說明的，是歷史教育的幾種新動向：

一、要注意歷史上社羣的活動。歷史上的事象，概分爲個人的活動和社羣的活動兩種；如某人的傳記等，乃屬於前者；各時代的社會狀況及其演變等，乃屬於後者。個人的思想情緒，固有時影響於全體社會者，而社會習尚亦往往常改變個人的性行。並且歷史是社會進步的總成績，每一朝代都有其不同的背景，所謂社會思潮時代精神者，都是社會進步的象徵。所以歷史教師對於有關於社會的史心，應特別重視，以消弭個人中心的觀念；對於各時代的文化思潮和社會演進的過程，也都應該特別指示的。

二、要注意當代精神的捉獲。歷史知識有表裏兩面，一面爲史實，一面爲史實的原因。前者，乃屬於歷史的外形，後者，乃屬於歷史的內容，二者是相互爲作用的。

。如僅注意於表面上的史實經過的死的記錄，而漠視其構成史實的國民思想感情即所謂當代史潮的主流，就要失掉歷史的生命了。

三、要由舊紙堆裏的研究注意到荒塚古墳裏的考古研究。歷史是一種實驗的科學，乃是依據史實或遺物遺蹟而透視各時代的思想感情的；所以歷史一科，絕不是流水賬式的死記錄；乃是依據證物而說明社會人類活動的科學，歷史的出發點是觀察，歷史的終點是真實，如親見某處暴動或戰爭的事實，乃是屬於歷史的直接觀察；如藉閱覽某地暴動的記錄，而始知其暴動的經過，乃是屬於歷史的間接觀察的。歷史上的觀察雖有直接與間接的區別，而由觀察捉住其真實性，是很容易發生興趣的。近來研究新史學的，已由舊紙堆裏轉移到荒塚古墳裏去了；已由圖書館藏書室裏，而跑到考古研究室裏去了。那麼，歷史的直觀教學法在不久的將來，是會要替代舊日的紙上談兵式的歷史教學法了。

歷史教育要普遍化

孫克剛

歷史教育要普遍化

中華民族遭遇到歷史上找不到前例的危機，這種危機，不是少數人的力量所能挽救的；挽救整個民族的危機，必須全民動員。然而，在現在，能夠感覺到亡國滅種的慘禍快要到來的人，究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是迷迷糊糊沒有這樣的感覺。甚至於還有人說：「中國也好，××也好。反正只要咱們有飯吃就得啦。」因此，在全民動員的過程中，先決問題，乃是怎樣啓發大多數人的知識，使他們知道亡國滅種的慘痛，和中華民族的危機。解放了他們過去的迷信，克服了他們過去的頑愚，改變了他們的頭腦；使他們有了新的認識，然後才可以引導他們，組織他們在全民的抗戰中，發揮偉大的力量。

因此，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大多數人的教育問題。

(17) 「經子通，讀諸史，」中國的教育，向來是偏重歷史的。本來歷史教育在教育中佔極重要的位置；因為歷史是幫助我們了解過去；支配現在，計劃將來的科學。放大一

點說，歷史可以使人民對於本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有共同的認識，共同的了解，和共同的希望。因為歷史在教育中所佔的位置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主張歷史教育要普遍化。當然，我們不應當把歷史當作民族主義的工具，但是在這民族存亡之秋，我們得要借她來啓發大多數人的認識，使她擔負起救亡圖存的重大使命。

因為教育權附屬於經濟權之下，中國的教育，向來是為少數人的獨佔教育。過去的歷史，只是些帝王家譜，與大多數人的生活相去太遠，文字又十分難懂，一般人沒法去學，他們僅能麻木的從獨佔者們的支配下得來一些完糧納稅的歷史教育；因此造成大多數人意識的落伍。很痛心的，就是前面說過，大部份的中國人，還以為亡國和他們沒有關係呢？

現在民族的危機，更一天一天的迫切，我們應當加緊馬力把全民的意識組織起來，成爲一個鐵堅的團體，來爭取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來保衛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土。全

國負歷史教育責任的先生們，我們應當怎樣使歷史教育普遍化。我們誠懇地希望你們的指導，供給我們的意見，我

們共同担負起歷史教育的使命。

中國史學團體應加入國際歷史學會

蕭遠健

去年十一月中旬，國際歷史學會會長田波烈 (Harold

Temperley) 來平，隨行的有上海大學教授會常務委員康

選宜先生。田氏這次來中國的目的，除了遊歷和講學外，還負有聯絡中國史學團體參加國際歷史學會的重大任務。

國際歷史學會成立約三十年，在大戰前，曾經開過三次全體會員大會，到會者約以千計。戰後也已開過全體會員大會數次，每年並舉行執行委員會一次，參加者共四十餘國，每國均有代表二人。日本從來沒有參加，現在已經加入，中國迄未加入。

不過，據康選宜先生的談話，中國方面正預備組織史學團體，從速加入，并希望出席一九三八年於瑞士舉行之國際歷史學會大會。同時決定由北京大學歷史系及清華大學歷史系負責，在北平聯絡發起，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在南京和康氏本人在上海，分頭負責聯絡發起，務期趕速成

立。(見北平世界日報，1936.11.20)

我們很希望他們趕快把史學團體成立起來，去加入國際歷史學會，因為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我國史學，發達很早，而且可稱相當的完備，這是中外學者一致承認的。但是，西洋的史學，自近百年來，經各學人的努力，突飛猛進，使史學已由附屬的地位而進步到獨立的科學。反顧我國，最近一二十年來，雖說慢慢地脫離舊史學的死圈而走向新史學的途徑，然距我們的理想還遠得很哩！中國的史學為甚麼不能有長足的進展？原因固然很多，而沒有和國際學術機關取得連絡，却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是一個點。

其次，凡是一國的文化，都應有民族的與國際的兩方面，每個民族必有所貢獻於世界，並有所獲於此世界。因為如此，各個民族好比蜜蜂，由各方所得貢獻，以造成國

際生活之蜜糖，集世界普遍科學之大成，每個民族都與國際社會發生極其密切的關係。中國在學術上，貢獻於世界的，誠然很多，但這還不够。我們應該很精審的勇敢地採取西方更進步的方法，來改造，充實我們固有的文化，使之發揚光大，成爲世界學術的主力軍。

第三，國際歷史學會，每年出版「世界歷史學名著書名彙編」一冊，其中關於中國書名部份，均由會中選定，大會因無中國會員，選擇很不方便。同時該會的學報，發表多數國家之報告，類多關於新聞出版史，憲法史，與學

校及大學之歷史教學，中國也因無會員，絲毫沒有表現。無疑的，現在中國的史學，已有相當進步。而且也有不少發明。只因沒有參加國際歷史學會，使我們艱苦締造的一點成績，不能公表於世界，誠如田氏所說，這是中國史家的失敗，而非無遠識之西方史家的失敗。

我們爲了補償過去的損失，和發展將來學術大業，實在有從速組織史學團體參加國際歷史學會的必要。我們熱烈的盼望各個學術機關和著名史家，注意此事！

本刊啓事之二

敬啓者：我國交通，素感不便，公共圖書事業，尤未見發達。從事歷史教育於內地者，每苦翻檢不易，質疑無所。本刊爲此，特設「通詢」一欄，凡從事歷史教育同志，如有此感，請逕致函本刊，當代請專家解答，在本刊通詢欄發表。倘承見詢，無任歡迎！



譯 錄

國際歷史學會之經過及組織

Harold W. V. Temperley 著
左 媛 芝 譯

此為英人 Harold W. V. Temperley 在北平歐美同學會之演講，原稿只載北平英文日報，茲為譯成漢文如下。譯成，並蒙陸詠沂先生校閱一過，特此誌謝。

一 本會之經過

國際歷史學會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 已經存在三十餘年之久，並包含會員代表四十餘國之多。在歐戰之前，此會之工作，只限於每五年開大會一次 (quinquennial meeting)，而每次會中，專限於演講及討論，均由各國歷史專家担任之。至其籌備開會事務，例由每次發出請簡之國家及政府担任之。歐戰之前，曾於一九〇三年在羅馬開會，一九〇八年在柏林開會，一九一三年在倫敦開會。歐戰後之第一次大會，則於一九二三年在比利時京城布魯色耳士開會，而固定的組織，及條文的法規，均在

此會成立。至於國際歷史學會之目的，即在促進世界各國歷史學家之國際合作的計畫，及創設共同工作之學者的任務也。

國際歷史學會內有事務會 (Executive meeting) 與五年一次之大會不同。此項事務會為推行會務起見，時常召集。其已過之開會地點，共計一九二六年在 Göttingen，一九二七年在 Paris，一九三〇年在 London，Oxford，及 Cambridge，一九三二年在 Hague，一九三三年在 Paris，一九三六年在 Bucharest，而最近一次之五年大會，則於一九二八年在 Oslo 開會，於一九三三年在 Warsaw 開會。在一九二八年之大會，可謂歐戰以後之第一盛會，其科學的組織之偉大，已如歐戰以前，並包含各交戰國之代表列席。下次應有之五年大會，已定於一九三八年開會，其地點則在瑞士國之 Zurich 城。

二 本會之組織

在國際歷史學會組織之內，其職員爲會長 (President) 一人，(英人 Temperley 現爲會長至一九三八年任滿)，秘書長 (Secretary-General) 一人，及執行委員 (Executive) 八人，由各國代表選出。其中之立法團體，即所謂會議 (Assembly)。在此會議之內，凡是國際歷史學會會員之國家，各有代表二人列席。此項組織，約與國際聯盟之組織相似。此會議即是本會主權所在，而在每次事務會及每次五年大會中召集。

第一任國際歷史學會會長，是 Halvdan Koht 教授，即現任那威國外交部總長。本會秘書長是 Michel Lhénier 教授。本會每次事務會開會，其到會員人數平均爲八〇比九〇，而每次五年大會開會，其到會會員人數平均爲一〇〇〇比一二〇〇。

三 代表及責任

各國請求入會者，必經過本會會議之決定，而後許其入會。其僅有的實際責任，不過使各會員國家助給最低之會費而已。其會費之多少，又視其國家之大小及輕重而異

，此與國際聯盟之辦法相同。其大國如法，德，義，英，美，每年各出會費約合三〇〇瑞士佛郎，或合二〇餘英鎊。曾有人提議增加會費，但余意以爲如中國入會，其每年會費亦不至多於此數。中國必被視爲與法德及其他大國同等，固無可疑。

凡在五年大會及事務會開會之期，其開會地點所在之國家，對於本會，無不表示優禮待遇，及供給費用。但此項開會地點，皆出於各關係國家之約請而定。然即如本會會員各國家，亦無自己必須約請在其本國開會之義務。若以個人意見言之，如有一日使本會開一次會議於中國，則所甚望也。

四 各國之分會

每個入會爲會員的國家，例應在其國內組織本國史學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ans) 以便與國際歷史學會銜接。此本國史學家委員會之責任，即在決定推出最適宜之歷史學家，以代表本國，而出席於國際歷史學會之事務會及大會。如預備演講及討論，及籌畫本國代表團的組織，並推舉國際各委員會之代表，皆是其責任。

各國本國內之史學家委員會，是按照各本國自己的辦法組織而成。此項委員會之活動，在英國及美國，雖深得政府之表示贊許，而並不受政府之資助及指示。然在其他各國內之委員會，則皆受本國政府之直接管轄。

五 本會之活動

最初本會之目的，是使各國選出歷史學家，以便在五年大會中，於世界歷史學家之前，演講其本國史學之狀況及目的。此事仍然為各大會之最重要的結果，而對於本會遠東之演講討論，中國史學家向不能到會參加，余必以此為可注意而抱遺憾之事。其實除此之外，對於歐戰以後之國際的共同事業，至今中國未嘗參加任何部分也。

一 教育史

在本會內之各種委員會，各國均有代表。關於各國工作之聯合報告，皆由委員會預備，而各代表對於本國工作，自然分別負責。此類委員會現時不能備述。但可述者，如各委員會印行之報告，關於各國之歷史出版品，及年代研究，歷史教法，偉大旅行，專家發明，地理沿革，圖象藝術等類，皆甚重要。在此類報告中，關於中國者竟無一種，而中國的重大貢獻，最為歡迎，實甚顯明也。

本會之各項報告及會務紀錄，均載於本會在巴黎出版之總報告中 (Bulletin du Journal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其編輯人即是本會秘書長 M. Lherrier 教授。此總報告現已印行至第七卷。本會另有其他三委員會：所得之結果，尤有永久的價值。此即關於各國之憲法，外交，及歷史作品，如下：

(甲)關於各國憲法之著作目錄及其注解。此為 Volp 及 Lukin 二君所著，在 Treviso Fratelli Millan 出版。其第一冊包括諸國以及匈牙利，第二冊正在編輯中，大約內包日本，然日本憲法尚未收到。

(乙)關於各國外交人才之記錄。其第一組包括一六四五年至一七一五年，為 Gross 及 Bilner 二君編輯，於一九三六年在 Oldenburg Germany 出版。此後數年中，將有續至現在者出版。

(丙)關於各國每年史學著作之編目。此為 Baxter 及其他各國史學家所編定，在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出版。此皆經過數百專家選擇而成。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四年皆備，而一九三五年份之編目，不久即可出版。

關於以上各種工作，如有中國代表參加，則吾等之歡懣如何，自不待言。其實中國及其史學與國際的科學組織合作之利益，此不過表示其一端而已。自余遊覽中國以來，此為本會事務會各代表最注意之事也。

歐洲文化史運動

吳盦譯

摘譯古赤：「十九世紀的史學與史家」末章

歷史的範圍一天天的擴張起來，終至於包括了人類生活的各方面。現在已經沒人敢再去維持席勒 *Seley* 所謂歷史只是各個國家傳記的說法，或弗力曼 *Freeman* 所謂歷史亦即過去政績的論調。雖則各國的興亡，名人的成功與失勢，政黨的升降，仍是史家精力所萃的題目；然而他現在已把他的網撒得更遠一些，而籠蓋了全部文化的紀錄。

歐 洲 文 化 史 運 動

自然的影響，經濟力量的壓迫，思想的發生與變化，科學同藝術的貢獻，宗教與哲學，文學同法律，生活之物質的條件，民衆的情況——凡此等等也同樣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必須更着實的去生活，從全體去看生活。

一

政治以外，文化各方面的學問。最好用「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一辭來概括。這個字是福祿特爾 *Voltaire* 所創的。他的「路易十四紀」是描寫一個國家之生命的全體的第一部書。而他的「風俗論」更是第一部真正的文化

史，是第一部企圖把無數線頭織成一個單簡圖案的作品。自從福祿特爾開闢了這個途徑，以後的史家多追隨其後。

溫克曼 *Winckelmann* 研究古代藝術史，認為是希臘人精神的表現。席倫 *Heeren* 探討商業的進展。米塞 *Justus Moser* 注意到農民，並指出經濟同政治組織的關係。施勞塞 *Schlosser* 和吉左 *Guizot* 史著的範圍也寬得多了。但是文化史的重要性在十九世紀的上半世紀，還沒人能充分認識，瓦爾開穆司 *Wachsmuth* 同考義伯 *Kolb* 的文化史論文只是把些不相干的事件堆聚在一起而已。

通常公認一八四八的革命為政治家同史學家開始注意於第四階級的關鍵。這件大事使李爾 (*Rienl*) 決定拿畢生的力量去研究。李爾是文化史三健將 *Triumvirate* 中的一員。所謂文化史之健將是此後文化史家所公認的開山人及其模範。勞倫斯 *Lorenz* 以李爾為此中首要代表人，司坦因霍孫 *Steinhausen* 則以為這個位置應當讓之於布克哈特 *Burckhardt* 或福萊塔格 *Freitag*。誠然，李爾不會產生什

(25)

麼經典作品，然而他一生無論教書，著作，講演，無時不在宣傳歷史社會學的重要，他確是可以被認為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所出現之關於民衆生活無數作品的鼻祖。他父親是納騷公爵的堡壘監督，常帶着他一同出外視察所轄的砦堡。苦格勒 Kugler 威色爾 Vischer 的演講，使他愛慕藝術。而達爾曼 Dahlmann 同阿爾特 Arndt 激起他愛歷史的興趣。浪漫運動之醉心於日耳曼民族的創造力，及在雅考波格瑞木 Jacob Grimm 激動下日耳曼研究之迅速發展，這兩種力量鑄定了他的思想。在奧格斯堡 Augsburg 居留的結果，使他對於古日耳曼市民生活的興趣更濃厚了一些。一八五四，三十一歲的時候，他應馬克西米連二世 Maxilian II 之召到蒙尼西 Munich 去，而成了那裏的貴客。他的講演吸引了很多熱誠的聽衆。艾克敦 Acon 也曾上過他的課，在好久以後寫出他對李爾的印象說：「他對社會之動盪的同永久的力量，同樣的有一種深刻的理解力；尤其使人佩服的是在布克哈特 Burckhardt 巴克爾 Buckle 等之三十年之前，他已開始講授文化史，並較任何史籍更深切的指給他的聽衆一種歷史的新看法。」

李爾說，「民衆研究」，是一種獨立的科學。是前世紀所未完成的創造物；但，雖然此種觀念興起不久，而其材

料則同歷史是一樣長遠的。荷馬的作品同舊約全書，全是豐富的礦苗。被人稱作「歷史學之父」的希洛多德 Herodotus 實在也是民衆研究的祖師，因為他於人種雜誌已經有了一個清楚的觀念。答西圖斯 Tacitus 的「日耳曼史」爲第一部有系統的聯結民衆國家爲一事的書。但到米塞氏 Justus Moser 出，民衆研究才更進了一步。米塞才是社會史的正的建設人。在他的「奧斯納波徐克史」中，一般民衆開始獲得了他們在歷史中應有的地位，此後半個世紀是歷史社會學各方發展的時代。亞痕渥爾 Achenwall 建立統計學。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研究經濟生活，李特 Karl Ritter 攻地理，薩維希尼 Savigny 治法律，以及歌瑞穆 Grimm 之治神話與哲學。到這時候大家方才認清：人類只能在自然限制的範圍下發展。他，李爾，的「日耳曼民族史」就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在其第一冊「土地與人民」的序言中，他闡述他之旅行日耳曼全土，使他知道了人的形狀同性格是有一定的歷史與天然的來源。過去只是畫中配景的人民，現在變成畫中主要的景物，同時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探討法律的長成。這，他以爲最基本的是自然的力量。他把日耳曼分成三個區域，各區因氣候土壤山地平原之不同，其風俗，土地的用法，衣食住，甚至信仰，亦因而差異

。城市增多，國力加強，雖說是因為國家的力量，或說是觀念的普及，但最重要的還得說是自然之所致。他對於社會經濟生活之影響的分析，很有些值得我們參考的。並且讀過這本書，我們一定可以有一種舒暢的觀念。

李爾從自然情況的研究，建築起他的歷史社會學以後，在「日耳曼民族史」第二冊中，他更進而陳述社會的定律。社會生活中有兩個大的勢力，每種勢力之下又各分為兩個階級，第一是「惰力」，或名之曰社會保守主義，這種力量農人表現最爲明顯；但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保守主義。法蘭西大革命時代城市方沸騰於人權的時候，農民還要求森林草地的私有權。第二個保守階級是貴族。司坦因 Stein 很聰明的承認了，去掉牠的暴虐的特權，也正是加強延長了其在政治上同社會上的勢力。第二個基本力量是「動力」，這多發動在城市。維持惰動兩力的均衡，那全賴國家的是否安定與康強。在第三冊中，李爾更從一般的進爲專題的研究：研究社會的主要依賴物——家庭。他說：「國家社會越變化得厲害，我們越應當把家庭把握得緊一些。」家庭建築在兩性勢力之自然的區分之上。因文化的進展，使男女的距離更遠了一些，因爲在原始社會中婦女是同男子一樣工作的。他喚起人們對於各分散了的家庭

之所以分散的原子加以注意。他懇求他國人保留家庭的完整。這一冊他定名做「日耳曼家庭山歌集」。自己說這不是專爲了研究室，並且也是爲了客廳而寫的。

論巴拉廷的一冊更充分的應用他在「日耳曼民族史」中所提到的方法，另外他還對群眾心理有所致力。巴拉廷的自然形勢和人民歷史，羅馬帝國及中古時代的遺留物，鄉村與城市，衣食情形，政治社會的特色，宗教同方言等等全擺在我們的面前。在他到奧格斯堡考察的時候，在國王鼓勵之下，他寫成了一部同這類似的作品，有人以此爲他的傑作。他曾說：「在民衆研究中同在自然科學中一樣，微末不足道的小事是沒有的」。無論在什麼地方，就人同自然之間，他總想尋出一種有機的關係。他這種方法在「巴瓦瑞亞之土地與人民」中施用了。這是一部在國王命令下，由他主編，以蒙尼西國家博物院爲基礎，大家合作的產品。他對文化史的主要貢獻，是在藝術方面。因了他自己是一個音樂家而兼音樂批評家，他以爲音樂正像詩與科學一樣，也是文化的一個重要因子，而音樂形態的演化，可以解決日耳曼人情感歷史的許多問題。並以爲過去的教堂與其他遺留物是其地共人之一部有插圖的歷史。史著以外，他寫了不少的小故事，想藉來說明千年間日耳曼

族生活的情況。「誠然每個故事只是一張小小的世界畫，然而積存在一起，則將成爲一部歷史的全景。」他描寫人物常根據地點，服裝，環境，思想等歷史背景，常應用口頭的傳說，因爲這是研討民族精神最好的史料。雖則這些故事結構不佳，歷史的意義不能與福萊塔格所著的並論，然而其中，尤其是關於他所熟習的近世紀的一段，使我們今日對於過去的思想同境況可得明瞭，不得不說這是牠們的功勞。這是牠們的真正價值。

期 一 第 育 教 史 歷

可惜李爾的銳利眼光只認識了自然同人類的關係，而忽視了其他因子的重要性。他不大關心於國家，這使脫萊茨奇 Treitschke 不承認他是一個沙龍中的政論家。像雅波歌瑞木似的，他只注意特例。他並不是一個多麼淹博的人。他最先注意於生存着的人，然後才去看點文籍。他對於中古簡直談不到認識。他最不是一個職業的史家。他成功的地方只在引起民衆生活研究的興趣，及探究生活究以何等勢力來決定，及其如何來表現。他從最沒趣的地方及民衆中尋出興味與意義。自由派的批評家當認他爲一八四八後之反動的理論家；但終因了一點溫和的，帶有詩意的保守主義，使他不免倦戀於「黃金的古代」。他大聲爲文化史呼籲，說它是真正的歷史哲學。他否認政治可以同

文化相匹敵：「這種二元論不久便要消滅的，文化史將成爲一棵大樹的驅幹，國家，教會，藝術以及其他等等，全是它的枝節！」

日耳曼民族情感同李爾一樣強烈的古斯塔夫。福萊塔格 Gustav Freytag，在他的重建日耳曼民族史的工作裏，獲得了更大的榮譽。他是西里西亞人，那是隣近斯拉夫族居住的地方，因而他的民族自覺心也特別強烈，最初他的興趣趨重於日耳曼文學與歷史。拉曼曼 Tschann 引他入於中古語文學的研究，他的博士頭銜也便是拿一篇論日耳曼劇詩來源的文字換來的，此後他便開始研究拉斯維塔 Roswitha。這些古代節令劇，宗教劇，喜劇的探索，使他知曉了日耳曼民族的生活情形同他們的意志。一八四八的事件予他一個很大的激動，他接辦了 Grenzboten 雜誌，把牠弄成一個鼓吹普魯士爲盟主的日耳曼大一統的機關。從那以後，他把歷史政治聯在一起。一八五二在他自己的刊物上面開始刊出了他的「歷史上日耳曼民族的實況」。後來，在自傳中他說：「對於那些潛流於政治事件下的人民生活——那千百萬低卑的民衆之可悲與可喜的情狀——我永遠是感到興趣的！」他搜集了無數的小冊子，廣告，木刻同其他材料。「從這些材料中是我得到各種風俗的知

識同各種生活的方式：但比較完備的工作，當然還根本談不到」。最初他本想以十六七世紀開始的，後來因事實的需要同讀者的歡迎，他決定仍去敘述整個的日耳曼史。

他這部「日耳曼史略」共有五冊。這雖算不得一部職業的史家的產物。但確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因了它相當根據於原史料的研究，尤其是後幾冊如此，學者對於他的稱譽，也正不減於一般讀衆。它還是一部愛國的，科學的兼藝術的作品。色萊 Scherer 說：「這是我們所有的日耳曼史中最好的一種，如果這話有點過份，那麼，至少它比較其他史籍能使我們滿意。」史密特 Schmidt 列他爲第一流的日耳曼民族史家。他的確可以當得起這種盛譽的。甚至在現在，本書仍是沒有匹敵的。他希望它可以成爲「家庭之友」這在後來充分的實現了。他首先敘述民族，並將同時代的証物羅列起來，使兩千年來的歷史成爲整個系統。特勒西克 Treitschke 誇獎他說：「你的妙手神筆將你的心意完全注入於每件事物之中」。色萊寫給他說：「從雅考波，歌瑞穆以後，最使我對於我們民族發生愛慕心情的，就是你了。」但他并不想把過去理想化。他說，如果日耳曼人想去追求黃金的古代，那是徒勞無功的；在過去的各個時期，一般人的生活比今天還苦還窮。那時候更不安定，

也沒有權利，沒有輿論。尤其是各人的精神，更不及現在自由。他還注意到羣衆裏面的個人，他曾說過文化史猶如一個古老衣服店，雖有衣服而無人穿戴。他充分感覺到特殊人物的重要性。他以查爾大帝（即沙立曼）爲第一個動人的人物，其後則爲紅鬚弗列特大王——他稱之爲「最後的真正的日耳曼皇帝。」全書的中心在路德。他對路德的描寫，成爲日耳曼之新教區域中珍貴的所有物，正如米色勒 Michaellet 關於若安女士的敘述給予法國學校一種愛國的觀念一樣。次要的爲腓德烈大帝之功業同性格研究的部分。如果本書中關於人物方面的敘述是大家最爲稱讚的，而其最有價值的部分，則在三十年戰爭一段。他描寫出當時的軍隊，帳中生活，鄉村城市，迷信與惡習，強盜與警察等等。一向還沒有一個史家如此深刻的指出戰爭之於道德與物質上的損害。這次戰爭，足使日耳曼退後了一百年！

一八六六日耳曼即將統一的時候，本書完成了。他說：「這一年日耳曼人重新獲得他們久已失去的國家，他們對於他們的國家恰像是對於十字軍和民族大遷移那樣的生疏。現在能做一個日耳曼人是一種快樂，並且不久的將來世界各國也將認牠是光榮的。」他替他的朋友馬武 Mathy 一巴登邦的首相，也是日耳曼統一運動中的一員健將一所

作的傳記，可視為以別種體裁而寫成的本書的續編。但關於日耳曼民族生活的敘述終算沒能完成。他因陪伴太子曾參加過一八七零普法之戰，在其自傳中記載着此次戰爭中他怎樣起了一些幻想，而孕育成後來的那部「先人論」中的人物，種族的全部歷史像一張地圖般地展在他的眼前。他說：「我一向對於一個人同他的祖先在靈肉雙方的神祕影響，感到很大的興趣。不能推測詩人的科學都可以嘗試。」他以為一個單純的家庭對於日耳曼歷史上的大事也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亞李克西斯 Alexis 的小說只述及波蘭登堡同普魯士，這兩處之外的日耳曼各邦人民對於他並沒多大興趣，福萊塔格決定把他這部小說貢獻給統一後的德國全國人民。這部「先人論」總共有八冊。雖則其間組織不甚嚴密，然其間終是一線相連，而為李爾所不及的。在一八七〇大勝利後的幾年間，這部「先人論」很使統一後的德國人對過去起過一番回憶。本書實是「日耳曼史略」之譯的翻譯，正如瓦倫斯坦 Wallenstein 的戲劇產生自「三十年戰爭」一樣。兩者全比其他任何作品能使世界上之德國男女對其過去的歷史感覺到更大的興趣！

當李爾，福萊塔格方專力於日耳曼人民生活境况研究的時候，布克哈特 Burckhardt 則注意於其精神生活的探討

。布克哈特研究的目標是思想，行為，宗教，藝術，學術等，——他是想重建過去之精神上倫理上的世界，李爾喜歡「農民」，布克哈特喜愛「選民」。兩人全擴大了歷史的範圍；但李爾只明瞭他本國，因而也只能描述他本國的情形，布克哈特的眼光却及於全部文化領域，因之，他的名譽也遍於整個世界。布克哈特在他本城巴西爾 Basel 研究過神學以後，不久又改學歷史。在柏林，他聽到碧克 Boeckh，雅考波歌瑞穆，變克 Ranke 諸人的講演，而最引起他的興趣的是苦格勒 Kugler。那時苦格勒的「藝術史」剛剛出版。在二十歲那年，他已經發表了關於瑞士寺院的的研究；在進邦恩大學的時候，又寫出萊茵河上教堂的論文來。一八四四被任為巴西爾大學歷史與藝術講師，漸漸引來很多的聽眾，一八四七在苦格勒的請求之下，他修訂了苦氏所著的「繪畫概論」，而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

布克哈特的努力雖多費在藝術方面，但他第一部大作，却顯示着他還熟習於文化史的其他方面。一八四二他說：「我以為歷史最要緊的在探討其背景，而欲了解一時的背景必先了解其時的文化，我即打算在這一方面加以努力。」他的「君士坦丁大帝實錄」（一八五二出版），便是想

來把握住那個劇變時代各方面的狀況的。過去在他研究到四世紀的時候，他曾驚異於他人工作時一般人之對於那時情況的混沌。他企圖描述出這個不安定而希望新穎的時代的心理。他藉戴克利先同君士坦丁兩個人來敘述新舊兩個方面。他指出舊世界之破壞騷亂及基督教所以興起的原因；但他認君士坦丁本人是一個有策略的實務家，其目的僅在逞其俗凡的野心而已。有人以爲君士坦丁之信基督教是一件神祕的事，他說君士坦丁根本沒有宗教信心。而基督教自成爲國教以後，其自身也很快的墮落下去；比較好的成分，只保存在寺院裏面。這部書是對帝國政府內外都生活，各省京城，異教，柏拉圖主義，基督的被禁，政教的關係等等全體的一個觀察。他的結論是，破壞舊世界的，不是野蠻民族，也不是基督教，而是舊世界自身。本書極爲學者所激賞，并激起了吉爾齊(Gilchrist)研究貝山汀帝國的興趣。雖然他以本書而得列於第一流的史家中，然而一般的人對牠却不歡迎。

布克哈特最喜歡的是藝術，從前他已會到意大利匆匆遊歷過一次，在「君士坦丁」完成以後，他又到意大利居留了一年以上。結果產生了那部「西席倫」。這是一部意大利寶藏的指導書，書中共分建築雕刻繪畫三大部份。本書

深得苦格勒同其他藝術史家的讚許；然而當時到意大利旅行花費很多，因而本書出版若干年後銷售得并不好。但後來的幾版經旁人略加修訂之後，却成了無數旅客的指導，同朋友。他早年發表的論建築的作品，雖全是關於哥德派的，他也熱烈的讚許文藝復興式，以爲他對空間的支配，是最巧妙的。彫刻方面，他似乎不大在行，但對繪畫的批評則頗爲精闢。全書中盡是他一己的意見，毫不因襲傳統或專家的說法。

研究了文藝復興期之藝術以後，他又轉而探究文藝復興的其他方面。他仍舊用治君士坦丁時代的方法來治意大利史。這個新的題目，對他實在比較舊的更爲合適。他對基督教的同情心太淡了，以致一些四世紀間的事件他不能了解；但論到十五世紀之知識的解放，藝術及學術思想，他却觀察得非常透澈。一八六〇他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出現了，立刻在經典的史籍中獲得了一個位置，並使世界人士這才認識了文化史的力量，同時使文化史一躍而爲各種歷史的霸主。從來沒有一個史家這樣有力的深刻的把握住并解釋出一個時代的心理。他說，在中古時代，人民是一個階級，團體家族中的分子；社會就是一個階級集團，而傳統的積習乃是至高無上的。到文藝復興時代，人

才發現了他自己，而變成一個精神的個體。千年來的桎梏，到這時才打破了；於是一般人全來崇拜自我發揮，并對世界同人類加以新的評價。在這個有動力的，有思想的，藝術化的世界裏，「完人」是不希罕的。十五世紀是那些多才多藝的人們的。生長這些奇怪的「人類植物」的土壤裏，包含着種種的成分：城邦的豪華生活，古代藝術同哲學的復興，君主的失勢，信仰的不一。暴君同武官，雖則他們是暴虐的，却全是政治的美術家，一代的大人物。當時的婦女也到達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境界。

布克哈特終是一個大史家，他并未為中古至宗教改革時段的光彩所眩惑。凡此時代之野蠻與野性，迷信與懷疑種種污點，在本文結尾特敘述道德同宗教的一章裏，他也毫不為之掩飾的而一併述出。他驚異於包治亞 *Cesari Not.* 之「愛罪惡」的論調。但他以為上層階級性格上的基本的瑕疵，即放肆的利己主義，同時也是他們所以偉大的一個條件。「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人必須去逢迎新時代的第一個巨浪，因了他的天賦同情關係，他是當時最高最深境界的代表。」雖然文藝復興不免有顯然的錯誤，但無疑的，牠是近代的春天。本書實是史籍中最有特殊識見的一種。一些讀者責備他不當略去藝術，雖然泰因 *Thien* 代答

謂，我們并不錯，因為我們寧願使一個人成人，而不願使他成一個藝術家，但本書終因這一點，就文化全體之觀察論，不能不說功虧一簣。別人說他把式微的中古時代之轉到光彩的文藝復興時代看得太快了。關於文藝復興時代的史籍，他知道的的確不少，可惜對於中古的研究，還欠深刻。另外一批評家則以為「文藝復興史」的觀點，未免過分。又一些人說，牠論政治的部分太貧乏了。晚近最嚴刻的批評家則又以為他沒能解釋出文藝復興如何發生，如何發展，也沒能敘述出意大利文化之物質基礎，而對於各作家的評論，又忘掉他們時代的差異。上述種種批評（其中一些根據無內容可言）毫無損於本書之為文藝復興史之最光彩，最足為我們參看的一本書。誠如艾克敦所說：「這是在已有文籍中論文化史之最深入而精細的一部書。」

此後他雖又活了四十多年，却不曾發表什麼別的作品，而專心於教書。尼采同其他聽眾為他的博學同卓識啓發了不少的智慧。變克退休後。所遺柏林大學教授的職位，有人聘他充任，他謝絕了。他後半生主要的事業為對於希臘文化作一番百科全書式的研究。在他死（一八九三）以前有兩本已經準備付印了，另外兩本則係他死後由他一學生繼續編刊的。因為在一八六八的時候他曾開過「上古的



評書

評斯汀生著遠東之危機

齊思和

The Far-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By Henry L. Stimson.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1936. xii + 293 pp.

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日本不顧條約規定，法律束縛，乘我國內亂方殷，列強因經濟恐慌，不暇東顧之際，假借口實，佔我東北三省，猶不悔禍，復西侵熱察，南擾申滬，此實對戰後世界集體安全，和平組織之大破壞，固不僅關係我國之存亡而已也。維持世界和平之機構如國際聯盟，維持世界安全之條約如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經此打擊遂一蹶不振，威信全失，其後德之撕毀巴黎和約，義之征滅亞國，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破壞世界之和平，視條約如廢紙，輕國聯於弁髦，實皆由日人啓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故『九一八』之變，乃戰後世界最重要之事件也。

惟其然也，故凡究心國際政局者，殆無不重視此事變之經過，因之年來各國學者關於此問題之著作日多。Arnold J.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 1932* 及 Walter Dippman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31, 1932* 於此次日本之侵略行爲俱有比較公允詳細之敘述。邇來新資料愈多，吾人於此事變之國際關係亦所知愈詳，而專著亦愈繁多。就其最重要者言之，自國際聯盟觀點研究此問題者則有美國國際公法權威，哈佛大學教授 Manley O. Hudson 之 *The Verdict of the League: China and Japan in Manchuria* (Boston, 1935)，美國政治學權威，約翰霍布金大學教授，中國政府顧問 W. Willoughby 之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altimore, 1935)。就美國外交觀點研究之者則美國名記者 Drew Pearson 與 Constantine Brown 之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Game* (Garden City, 1

935)。自中國觀點討論，者則有燕京大學教授徐淑希博士之 *Essays on the Manchurian Problem* (Shanghai, 1932)，中美文化協會幹事孟治先生之 *China Speaks on the Manchurian Question* (New York, 1933)。自日本觀點討論者則有日本駐美名記者 K. K. Kawakami 之 *Japan speaks on the Manchurian Question* (New York, 1933)。最近美國前國務卿斯汀生 (Henry L. Simson) 復將其個人當時代表美國對此事所抱之政策及交涉之經過，著為專書，公之於世，於是又為此事變添一重要文獻矣。

斯汀生生於千八百六十七年，家為美國紐約市望族，幼年嘗攻政治法律之學於耶魯，哈佛法學院等校。學成後與法學名家 Elihu Root (曾任國務卿，為美國現代重要政治家) 共組織法律事務所，執律師業。後漸參加政治活動，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任陸軍部長，美國參加歐戰後，赴法參戰，和議既成，歸國仍執律師業，一九二八年任菲律賓演總督，故於遠東政治頗有親身經驗。翌年胡佛當選總統，急招之歸，任國務卿。胡佛任內，適值世界經濟恐慌，無暇外顧，外交折衝，悉委之於斯氏。當時重要國際交涉，一九三〇年之倫敦海軍會議，一九三一之倫敦財政會議，一九三二年之倫敦軍縮會議，氏俱代表美國參加，貢

獻甚大，中日事變既起，氏仍代表美國，負交涉調解全權，其地位之重要，可以概見。宜其書出版以來，風靡全世界，出版不逾數月，在中國已有兩種譯本矣（一為馬季廉先生譯本，天津大公報館出版，一為曹明道譯本，南京正中書局出版，俱名遠東之危機）。

是書共分五部。一、美國對遠東政策之背景。二、調解滿洲事變之努力。三、中國訴諸國聯。四、責任之判斷。五、幾個結論。附錄四，一、國聯盟約，二、九國公約，三、非戰公約，四、國聯代表大會對於李頓報告書之建議。插圖九，為當時重要人物（如斯汀生，幣原，施肇基，芳澤，蔣介石夫婦，西蒙，李頓調查團，吳力等），事蹟（上海南北被日人轟炸情形）之攝影。地圖三：東北圖，上海圖，上海戰區圖。馬譯本因陋就簡，將附錄插圖俱與刪芟，殊屬可惜。

綜觀是書於東北事變發生之背景，經過，結果，研究頗為細密，態度亦甚客觀。並時時徵引重要權威之意見，以為佐證，尤見其態度之公允。是書最主要之目的，在說明當時美國關於中日衝突所採取之政策之動機，而吾人於是書之所最感覺興趣亦在此，蓋其他類皆熟知事實，惟此則須於當事

事人之著作中求之，他人之說，均係推測之談，在可信可疑之間也。此書於此等處，往往能放棄一般外交家之客套，而有極坦白懇摯之佈露，使讀者不僅瞭然於當時美國舉動用意之所在，進而可以推測美國對華之中心政策，此其書之所以可貴也。

如中國將東北事變提交國聯後（九月二十二日）國聯理事會當即議決美國雖非國聯會員，但與遠東有密切之關係，須與之共商進行之策（二十二日），美國當即覆電贊成，表示願與國聯採取一致行動（二十四日）。一般人以為國聯之聲勢既因此而突增，則從此對日可取較有效力之步驟矣。孰知美國之合作，不惟未收增加國聯力量之效，且反以美國之牽制，不敢採取斷然手段，致時機錯過，日本之氣焰愈張，此究心此問題者所熟知而為之扼腕者也。但當時美國外交負責人員之政策究係何種用意？則人人推測不一，今得斯氏書，而此謎遂完全解決。斯氏自述曰：

余於不願日人反對，逕派調查團之議，殊以為不然。余以為東方人不憤於法律調查及第三者考究之方法，而傾向於爭執兩造直接交涉。故余告國聯當局如國聯當局不願日人反對而進行調查，結果必引起日本民衆之反對，而於幣原對於解決之努力，增加許多困難。

（頁四十三）

斯汀生遂不但反對國聯進行調查，且對令日軍反限期退出侵略地點，蓋斯汀生深信日本之出兵東北，除平當地土匪，保護日本利益外別無領土之企圖，而又以日本文治派不久必能制止軍部之行動也。於是美國與國聯合作之結果，非惟不能增加國聯之力量，反使國聯不能採取斷然處置。此種思想態度，徒增日本軍部驕傲自信之心理，而文治派愈失掉一般民衆之信仰矣。迨斯氏悔悟，而大錯已成，不能挽救。此不能不謂斯氏外交政策之大錯誤矣。

又如國聯處理中日衝突之失敗，一以美國之牽制，一以重要國家之不肯負責，就中尤以美國對日本公然同情之表示國聯之致命傷。此亦一般人所熟知者也。今得斯氏書於此事又得不少資料。斯氏於美國對國聯之不合作，對美國政策之公然破壞，及其為日人張目之行爲言論，敘述甚詳，可見斯氏當時所感覺之困難。（看頁九十七至一百零九）亦治外交史及國際政治者所應詳審者也。

斯氏調解中日衝突之努力，雖與國聯同歸失敗（斯氏本有頭腦最簡單的外交家之譽），但國聯對此案件之惟一的收穫——不承認偽國議決，亦即所謂斯汀生主義——乃斯汀生之貢獻。斯汀氏於此主義發生之動機，交涉之經過

，敘述頗詳(頁二二三至二三〇)，此為關於此段公案最重要記錄，亦全書最有價值之一部也。

最後，斯氏於其結論中，說明美國對於調解中日衝突之目的，非僅為商業關係，乃以友好近鄰之資格，努力於和平安全之維持，願視中國順正當軌道，自由發展。此與歐洲到強之純由商業上着想者完全不同云云(頁二三三至二五四，參看頁一五二至一五六)。此種公正友誼的態度，殊值吾人之感荷。

綜之，是書乃調解中日衝突最重要之當事人，以極坦白客觀的態度述其個人關於此事之努力與經驗，自為關於中日問題一極有價值之史料。至其是非得失，則事逾數年

，公論宜出矣。平心論之，斯氏雖為 國外交界名宿，且

於遠東問題亦有相當經驗，但於東方政治實甚隔膜，且又當沈酣於軍縮會議，海軍會議，經濟會議之際，不能以全力赴之，而斯氏為人又倔強自恃，不能聽從僚屬熟於遠東情形如 Stanley K. Hornbeck 等者之建議，故其於此事之處理，得失參半，功過相抵。斯氏在此書中，於其失敗，雖亦秉筆直書，甚少掩飾，但於 Hornbeck 等之諍議，終未提及，是猶不免於迴護前失。又此書敘事亦間有錯誤之處，如以蔣介石不為中國之總統，其尤顯然者(頁一四五四)，此則一時疏失，固無關宏旨者矣。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古代希臘的社會史和文化史

Hellas and Hellenism,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By N.P. Vlachos Boston Ginn 1936. 428P.P.

作者 Vlachos 是美國騰柏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的教授，專攻希臘史及拉丁文，這本古代希臘的社會史和文化史，是他多年教學的結果。

在這本書裏面，作者的目的，在說明希臘文化是伯里

先 (Periclean) 城邦時代，集中在組織上和生活上的一種社會現象。因此，他對於史實的評論，很少敘及，至於後期的希臘文化，簡直沒有說到。

這書共分十二章：(1)導言，(2)英雄時代，(3)過

渡時代，(4)政治史，(5)城邦，(6)宗教，(7)道德，(8)教育，(9)詩歌，(10)散文，(11)藝術及建築，(12)科學及哲學。另附參攷書目及索引。

「城邦」一章，是這書的中心，因為希臘的文化和它的一切成績，只有認為從一個共同的社會胚素——希臘的城邦——發展出來，才算是正確的了解它。「文學」一章，特別詳細，「藝術及建築」一章，非常簡略。為甚麼要這樣？據作者自己在這書的序言裏說，這是為了適合讀者需求的緣故。

在「城邦」、「宗教」、「道德」、「文學」、「哲學」、「藝術及建築」各章中，把伯里先時代的各種良好

遠東史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By G. Nye Steiger, Boston, Ginn 1936 Pp.vii+928, \$4.75.

斯德格 (Steiger) 教授不只是一個頂有名望的學者，而且在中國住過多年，所以他來寫一部關於遠東問題方面的書，是最適當沒有了。這本新出的權威著作，是他從到

成績，儘量表現出來。作者的最大希望，是這書可以成為合時代的產物，他認為我們如果能够很公平的去考究希臘的社會經驗，不但是可以刺激我們青年的心弦，而且可以使我們對於當前問題的真實性，有一個清晰的概念。

中國目前尚沒有一本希臘史的專書，而一般的西洋通史裏面，對於希臘的社會和文化，也很少有扼要的和正確的敘述。這書篇幅雖不見多，而其取材之精審，層次之井然，在希臘史的專著中，實屬罕見，用來作為我國大學的教本和中學教員的參攷書，允稱適宜。同時作者還說，研究希臘的社會，是可以當為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入門，那就更值得一讀了。(遠健)

東方之日起至一九三二年止的期間內，巡視中國，印度，中央亞細亞，印度支那，馬來尼亞，朝鮮和日本，熱烈切求的成功。

每一章中，我們都可以看出作者對於紛雜的政治情勢，非常熟習，而且有正確的分析。關於這書的材料，我們

是沒有嚴厲的批判。這書主要的目的，在說明遠東爲甚麼愈趨紛亂的原因。第二、第三和第四各章，通論中國印度，中央亞細亞。第五第六兩章，再論中國，繼後則分論印度，中央亞細亞，印度支那，馬來尼亞，和朝鮮。

雖然，這書缺點也不少，最顯而易見的是他敘述不甚清楚，層次未免紊亂。所以當讀者在未閱覽東亞史的細目之先，就已感頭暈眼花了。他從中國的秦朝，慢不驚心的說到印度的莫兒亞朝 (Maurya dynasty)；忽然轉到中央亞細亞；而又回到中國的漢人和印度的 Delhi Sultanate。

國際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0 to 1934. By G.M. Gathorne-Har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X + 351, \$ 3.00

一般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得助於皇家國際情勢學院的甚多，因爲它每年有國際情勢的視察，而在最近，更有每年國際情勢的史料之印行。雖然它們本身沒有甚末用處，但是這種每年出版的文獻，使讀者去秤量極其複雜錯綜

不但是這樣，正當你讀得昏迷時，驟然由旁面拉到韃靼人，土耳其人和西藏人。於是在讀者還沒有看到二百拍幾 (pages) 時，實無勇氣再往下看了。

雖說這書有些缺點，然在美國 Latourette Williams Treat, Morse 和 Mac Nair 等人的 作當中，仍不失爲一本有價值的東西。我們希望在再版時，作者能盡他最大的努力，集中於敘述方法的改善，同時希望他以批評的，詳註的參考書，去代替現在習俗的，因襲的讀物，那末它的價值就高得多了。(遠健)

的記錄，是很必要的工作。爲把過去十五年間的國際情勢，能在一本書中簡略的敘出，於是皇家學院方面，就請 Mr. Gathorne-Hardy 担任寫這樣一本書的工作。著者主要的工作是在組織和綜合，但在這方面，他都做得非常令人滿意的。

著者把大戰以後的歷史，總分爲三期：安定時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完成時期（一九二五——一九三

○)，危機時期（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在每一分期裏，材料都用得很扼要的。至於有刺激性的一九二〇，一九二五，一九三〇和一九三四的世界情勢，在這本書中，都給與了很適當的地位。

用很簡短的篇幅，把這些年中的世界之情況，描摹而解釋得透澈，尤為本書最有價值的特徵之一。就題名而論，此書很清楚的是一本國際事務史，而不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基礎的，如 Simonds 及 Emeny 的世界政治中的列強

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一書那樣。它也不

是逐一的追索在大戰以後的全時代，每個列強的對外政策。倘使讀者有關於這些問題的發生，可以參看書裏的表和簡短的索引，便能解決這點困難。

著者敘述一件事實時，是用極公正的態度，而當他表示自己的意見時，也毫不猶豫遲疑。不過，就一般看，他是站在民族觀點上來寫這書的。要論大戰後的國際情勢，這本書確是很有用的。但它有一大缺點，是沒有適當的配備地圖，同時根本沒有附列參攷書目。（遠健）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啟事

本系為各地中等學校缺乏地理掛圖，教師講授中國地理極感困難，特繪製分省地圖，共三十大幅。河北地形圖，定於二十六年元旦出版，縮尺為七十五萬分之一，五色圖版，地形清晰。每張僅收工料費五角，郵費掛號外加一角。如蒙採用請逕向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訂地可也。

史學消息



一 國際歷史學會會長田波烈及

考古學家哥特顯來平

國際歷史學會會長田波烈 (Harold Temperley)，去年十一月中旬，由日本轉道來平，隨行者有上海大學教授會常委康選宜先生。田氏此次來中國，除遊歷及講學外，尚負有聯絡中國史學團體，加入國際歷史學會之使命。田氏住平十餘日，甚受中外學者名人之歡迎云。

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院監督哥特顯博士 (Professor D. C. Graham) 於二十五年十一月中到平講學。該氏對於四川苗族人民之風俗，美術及宗教，有二十餘年之研究。會應北京大學之請，作兩次公開講演，并有幻燈照片甚多，幫助說明。其講題為「中國史前的四川人」 (Pre-Chinese

History in Szechwan)，及「四川苗人的風俗，美術，與宗教」 (The Chuan Miao Tribe of West China: Their

Customs Art and Religion)。見解獨到，語多精義，殊值得注意也。

二 殷墟發掘團近況

中央研究院，駐彰德殷墟發掘團，去秋在城西北小屯村發掘殷墟，獲有許多珍品古物。茲因該團近因天寒地凍，不便發掘，即於日昨停止工作，并令工人每日填平土坑。該團去秋挖掘殷墟，先後掘獲夏商周三代銅質古物，甲骨文，龜版，陶器，石子瓦片等共約百餘箱，已於前日運往南京一批，尚有一批在彰，俟略加研究編號裝箱，即運首都中央研究院細加研審云。(彰德一月十一日通信)

三 故宮古物文獻工作之整理

點收文獻：

北平故宮博物院，自二十四年開始點收工作以來，已大部竣事。據該館負責人談，本院點收工作，全部竣事，

然後再進行刊印點收報告，約在今春付印，今年底可望印齊。此項報告全書冊數甚多，每部恐須超出三十冊以上，預計刊印千部。報告書出版後，初步工作告成，然後再將古物其中對於歷史文化有關者提出，經專門家鑑定審查後，再行分類編目云。

整理文獻：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過去兩年度之工作，均作檔案普遍之整理，宮中檔案，內務府檔案，內閣大庫檔案及軍機處檔案大致均已整理就緒，二十五年度工作，注重分類編目，並擬出版「檔案名辭術語辭典」。據該館館長沈兼士談：最早文獻館整理工作因無一定之計劃，故無顯著之成績，近兩年度則按一定之方針向前進行，各工作人員均努力從事，已有相當成績，本年度計劃有二：（一）用十進法將檔案分類。（二）編輯「檔案名辭術語辭典」，以往作普遍之整理工作，因檔案分類方法頗不劃一，致檢查參考時感不便，現在決定注重檔案性質之分類，使用十進分類法，本年三月間已訂立整理檔案規程，及規定整理各種檔案之標準方法，以資遵守。如此用十進法分類，一方面固可使系統清楚，再則合乎一般分類標準，但檔案分類工作至為繁

複，非圖書分類可比，對檔案名目須有深切了解，方能進行，檔案名目亦非顧名思義可知，須將檔案內容詳細明瞭。故本年度將檔案名目詳細解釋彙成集冊，作為檔案名稱辭典，至於檔案中所用一切之術語，亦決搜集一處，不過須待下年度方可進行。（故宮特訊，二十五年十一月）

四 陝西考古會工作

陝西省為我國文化發祥之地，周秦漢唐，均建都於此，地下埋沒之古代文物，不知凡幾。陝省政府乃於二十三年與國立北平研究院合組陝西考古會，歷年來先後發掘西安及寶雞門鷄台各處，所獲良好，對我國古代之文化頗多發見。該會特在西安舉行第三屆年會，除在陝各委員均出席外，北平研究院委員李書華，徐炳昶等均到陝與會，邵力子亦列席會議。決議定明春繼續發掘門鷄台，並通過該會會務報告，關於年來發掘之結果均有紀錄，關係西北古代文化殊鉅，茲特錄其報告如下：

本會自民國二十三年組織成立，光陰荏苒，迄今行將三載。在此數年中，本會會務在研究方面，由工作組徐主任主持，關於事務方面，因人力財力兩感缺乏，惟在可能範圍內，勉盡棉薄。茲值召開大會，特將經過情形，撮要

報告如下：

調查事項：

(一) 調查隴海鐵路出土故物。陝西爲周秦漢唐歷代建都之地，史跡遺留，乃極豐富。本會成立後，輒感研究材料缺乏，隴海路展修入陝，難免不無古物發現，當經派員協同鐵路工程人員赴施工區域調查，承工程段李段長樂知及各當事人竭力協助，計發現送交來會者，有米家崖出土陶器六十餘號，密村出土陶器十一號，西安車站掘獲最多陶器銅器石器共一百九十餘號，其中有白石殘佛一尊，雕工精妙，尤爲不易得之古物。最近該路在門鷄台附近興工，本會以該地係歷史名跡，復派員前往調查，計得出土古物有銅鈔銅鏡古泉等十餘號。

(二) 調查渭惠渠出土古物。本年郿縣渭惠渠動工，所經區域如常興絳帳等地，多屬前代勝跡。省政府邵主席囑本會派員前往調查，當經函商陝西水利局釐訂發現古物辦法八條，依照實行。調查所獲古物，歷次運回者共計一百五十號，約分陶器銅器鐵器三種，大抵皆爲殉葬器物，其中有帶彩匚壺匚鼎瓦倉數件，花紋精細，最堪珍貴。

發掘事項：

本會門鷄台發掘工作。由工作組徐主任率領人員負責進行，所得古物，一部分，運往北平研究，一部分存放本會。至研究結果，現正從事整理，此外蓮湖公園及興龍巷發現已盜古墓，由本會派員整理，編有報告。茲再將經過略述於後：

(一) 蓮湖公園發掘。二十四年一月，本埠蓮湖公園北湖北岸發現古磚壁一段，該地在唐代爲承天門之嘉德門，因疑係宮牆遺址，有關唐代宮城考證，經開會議決，派羅懋德負責發掘，九日結束。查該古墓，且已被盜，在學術上無大關係，根據葬物中五銖錢，鑒定其時代爲漢靈帝以後墓。計檢得古物二十五號，可作研究參攷。

(二) 興龍巷發掘。本年四月西京籌備委員會函告本會，城內興龍巷東發現古磚，當經派員查勘後，從事發掘，以明究竟。計工作五日，考得該處者有殉葬物，且形凌亂，及間有人骨之情形，可斷爲漢墓，已經盜發，墓室形態及殉葬器物，大致與普通漢墓無異。但所獲泉貨有小五銖錢，乃東晉時鑄，則其時代當在晉後。然全部葬物未能盤觀，殊不能爲詳確之判定。出土古物，有含玉蟬破陶器古泉等共十八號。

整理事項：

(一)古物之整理。本會二年來由發掘調查購買捐贈所得古物，總計九百八十餘號，分部陳列三室，以供閱覽。

其重覽或無學術意義者，則置備藏室。其日常整理工作如下：一、清查全部古物。二、施行總登記。三、修補破爛陳列品鑑定陳列。四、品之名稱。五、黏貼標籤。

(二)修理東嶽廟壁畫。西安東嶽廟殿內繪有古代壁畫，因房屋年久失修，陰雨滲漏，致將壁畫沖毀，浮土擁擠凸出，勢將脫落。本會准省政府公函估計修理工作，計分兩段，關於修葺房屋，招商承包，八月間興工，業經完竣，用洋九百一十九元七角。壁畫則由本會工作組白萬玉負責修理，估計需洋八百二十七元。現尚未告成。

拓印事項；

(一)拓印碑刻。陝西歷代碑刻文字，從無專書。本會擬搜集周秦漢唐以逮明清石刻文字，印成巨帙。然此項工作，非短時期所可蕪事，擬先由拓碑着手。年來從事準備赴各地拓印，計已得四百餘種。

(二)拓印寺廟古鐘。寺廟，古鐘文字，所載當時宗教風俗，官秩名稱，在歷史文化上，頗可作為參證資料。此類記載，殊無專書，本會有鑒於此，搜拓陝西唐宋元明古

鐘，擬就其形式文字，編列印行，特派工拓印，已得關中各縣三十九份。

編纂一覽；

本省金石之多，為他省所不及，而時代變遷，散佚甚夥，著錄文書，多不完備。本會擬先就有關金石之載籍及省府州縣各志所記載之金石器物，編錄名稱，然後分途派員，或委托當地士紳，馳赴所在實地考證，記錄其實在情形，期成陝西較完備較精確之金石目錄，以供歷史家之參考。但非短時期內所能完成，草冊已經編妥，考證尚未着手，未便付印。(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通信)

五 北平研究院對門雞台工作計劃

劃

據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徐炳 談：陝西門雞台古物雖經掘出甚多，然現仍有大量未經發現，故其繼續發掘工作，天氣稍暖，即行開始，過去在該處所發現者，如新石器時代之墓地，與三代秦漢時之居民遺物，該處既有新石器時代之墓地，其附近必藏有該時代居民之遺址，即有三代居民之遺物，其附近必有三代時之墓地無疑

，故該處之整理發掘工作，即（一）新石器時代之墓地，
（二）三代時居民之遺址云。

六 禹貢學會之最近計劃

平禹貢學會主任張維華談去冬赴懷安參觀古漆器謂，
懷安境內，發掘漢墓甚多，掘出之棺木，完好如新，皆因
外層塗漆所保護，足證此漆器價值之偉大，棺木雕刻細緻
，非今日所能見者，棺中多有古代奇異之裝飾品，如婦女
之木梳，係玳瑁等製品，形如半圓，頗為名貴。此種殉葬
品發現，對於漢代裝飾及風俗之研究，幫助極大。至該會
計劃亦大致決定，關於考察方面，擬自今年（二十六年）起
，三年內完成下列三條西北考察路線：（一）自甘肅蘭州至
寧夏賀蘭山一帶，考察該處居民風俗生活習慣；（二）由前
套經甘肅西寧至都蘭之間，考察歷史遺蹟；（三）由甘肅蘭
州沿長城至敦煌一帶，考察古蹟及古代邊防設備情形。此
外該會為求西北邊疆考察研究便利起見，并擬於明年在蘭
州，設立分會一所。至於本會內部研究方面，亦有三項計
劃：（一）該會為便利各方人士考察古蹟起見，擬就考得
編纂古物，及古物路線，以供考察古物者之參照。（二）

該會為促起國人對於邊疆問題之注意起見，從事編纂邊疆

叢書，此項工作，現已着手進行，材料來源：一為古人所
著關於邊疆問題之秘本；一為本會會員邊疆研究之心得，
其次則取源他國關於中國邊疆研究之著作。蓋外人明瞭中
國邊疆情形，較國人尤為詳盡也。（三）關於中國地名辭典
之書籍，中國僅有商務印書館及北平研究院兩部，然內容
均不齊全，該會已進行編纂一完善之地名大辭典，以供研
究地理者之參考云。

七 地質調查所之新發現

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於去年十一月在
周口店，發掘猿人頭蓋骨三具。第一次在角礫岩參沙子層
中，發現猿人頭骨二具，為一男一女，年約四五十歲。第
二次在紅色土成之角礫岩得猿人頭蓋骨一具。

又訊：該所於去年十月至十一月間，在河北省房山縣發
現猿人左下顎化石，即猿人頭骨化石兩具。此兩具頭骨之
發現，更與人類學研究上莫大之幫助，如頭上之顱骨，及
接連脖頸之總神經孔，均尚略備，清晰可辨，實為古人類
學上極可珍貴之收穫。

八 滬通志館獲得弘治上海通志

上海通志館致力於編纂研究該市各部門之史實，早已獲得國際間聲譽，其採訪及搜集有關上海之著作，亦至爲國人所讚許。最近該館獲得明代弘治上海縣志，尤足稱爲空前之功績。按上海縣志，自明迄今共計十部，第一部卽爲弘治十七年，（一五零四年）唐錦所編者，此志當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二）修志時，已不獲見，此後各代修志時，亦從未發見。上海市通志館搜集歷代上海縣志素極努力，而對於弘治志更加注意，四處採訪，始知尙留一孤本於寧波天一閣中，大喜過望。卽於民國二十四年夏開始與天一閣交涉鈔印，至民二十五年秋，該館委託寧波女中教員徐遷軒君，直接與重修天一閣委員會馮夢貞先生商妥，乃獲得照相鈔寫，並由徐君詳加校勘。於是不見於世已二百五十餘年之弘治上海縣志，始復見於世，頗爲文化界所重視云。（上海通訊）

九 古墓遺物之發現

廣州發現古塚兩座 廣州小北登峯路蟹崗，發現古塚一座，於去年十一月間由中山大學研究院洪教授率領學生王匠前往開掘，又掘出一被土埋沒之古塚。據考證結果，前塚似爲宋代遺跡，後塚正在研究中。惟塚中古物散失頗

多，該院正設法搜集云。（廣州通信）

餘姚發現戚繼光遺物 餘姚保衛隊於去年十一月間在該地新浦廟北首河中，掘出大砲一尊，該砲長約兩丈，口徑一尺左右，砲身雖黝黑無光，但並不損壞，因該地爲明戚繼光將軍駐軍之地，故傳爲其遺物云。（餘姚通信）

十 浙杭縣發現黑陶文化遺址

西湖博物館員施昕更，近因調查杭縣地質，在該縣境內，發見黑陶文化遺址多處，遺址見於距地表約二公尺之池底，包含於黑色淤土層之內，遺物有陶製觚，豆，鼎，斝，餅，皿，盆，盤，等等，形式繁多，皆具商周銅器之原始型，形製技藝，頗屬精美，具漆黑之光澤，脆薄而玲瓏，按黑陶文化遺址，初發見於山東歷城龍山鎮之城子崖，考古家認爲遠古東方之固有文化，爲構成中國最早歷史文化重要份子，時代在殷商以前，此項文化，胚胎於東方沿海，由東西漸，在河南殷墟等亦發見之，與一般注重中國遠古文化，純爲西來之外緣關係者，至此乃得極大之轉變，茲又在南方發見。以地層上之證明，實物上之比較，確無分軒輊，亦不啻顯示吾人遠古沿海平原區域，文化發展溝通之痕跡對於史料貧乏之浙江更得有價值之物證，故

在學術研究上貢獻極大也；並據施君在杭縣一帶屢次之調查，對於地層上蘊藏情形，已漸明瞭，施君又謂，杭縣之遠古文化層，可略分爲三期，早期代表新石器時代，有各種粗造石器，如無孔石斧，石庖丁，石戈，石鏃，石甌，石鋏，石鏹之類，中期代表石銅兼用時代之尾聲，即最近發見之黑陶文化，亦有石器，製作稍精，晚期代表春秋戰國以至漢初，文化已燦然大備。尤以刻紋及印紋陶片羣爲最顯著。陶片具幾何形圖案二十餘種。在杭縣分佈三區。除陶片羣外。又有素以聞名之漢白玉及出土甚多之石圭尤爲該期之特色。

又聞西湖博物館方面。因所得材料頗多。現正從事研究。發表報告黑陶石器等實物。亦將整理後。公開陳列於該館歷史文化部。以供各界之參考。（杭州通信）

十一 紀元四千年前石斧出土

燕京大學哈佛燕京社，于二十五年十二月中，購得古物珍品多種，均陳列于該社內。計有紀元四千年前之西陲出土之石斧三枚；甘肅出土之瓷器一件；殷商紀元前一七六六之甲骨數片。其外尚有戰國時銅鏡陶器衣服等，皆係山西甘肅等處出土者。

十二 中國營造學社考察古跡

中國營造學社，于去年十月間分組赴冀，魯，豫，晉等省考察中國古代建築，費時五週，所得各地古代建築遺跡甚多，並攝像片百數十幅，茲將一二兩組負責人談話誌後：

第一組負責人談：此次考察各地，所見古代建築遺跡甚多。自平出發後，首先至河北省涿縣之永樂村東禪寺高約三丈餘之十三層石塔及磚塔各一座，爲遼時之物。行唐縣封崇寺高六尺餘五層小石塔一座，爲隋時之物，另有石幢三個。

第二組負責人談：本組此次考察，行程計有山西，陝西河南三省，五台山南部與晉北一帶，因屆隆冬，天氣嚴寒，工作上多感不便，故擬明年春暖，再前往考察。本組此次考察較有價值者，計有：山西省太原之永祿寺，內有明朝建磚塔二座，離城四十里之晉祠內有宋鑄金人三尊。聖母廟之正殿獻殿，高大壯麗，亦爲宋朝所建，晉叔祠已修補多次，難斷何年代，或爲元初物。趙城屬天龍山之聖壽寺山頂，有北齊石刻，頗佳，甚有歷史文化上價值，惟佛首多爲劣僧鑿去盜賣，餘或蝕化，存者極少，殊爲可惜。寺內石塔斗拱石柱尙多完整，北齊建築尙能得一清楚之印象。寺殿斗拱奇特，彩畫顏色章法清秀，頗有學術價值。

院中有隋碑一通，惟日久風蝕，字跡已多難辨識。洪洞縣屬廣勝寺各殿多似元末明初物，樑架構法，奇特異常，上寺後殿中間僅用二柱，且昂直支殿頂，爲此次考察最有價值之收穫。廣勝寺各殿此種樑架之構造發現，可證明中國極早即有此種之建築方法，爲證明日本此種建築方法係傳自中國之線索，故亟應研究而判其究竟，前殿存有宋版藏經，亦爲罕見之物。此外金時壁畫，亦爲珍貴之收穫。過臨汾時，路上打尖，得遇一非宋即金之古建築物——雲泉宮，建築用材極經濟，結構合於力學，實爲意外之收穫。陝西省西安城內外各寺觀，有六朝磚塔及造像甚多，圖書館收存之六朝石刻亦甚夥，昭陵六駿尙餘四件，亟具有濃厚之東方古代文化；於城內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處又得見唐殘石刻，有一無頭大士像，端麗絕頂，前所未見。咸陽有周漢朝皇帝陵墓有唐武則天順陵，周文武王墓及茂陵，所見唐漢石刻甚多，均精美絕世，河南省洛陽之龍門，因正在修理，且雪後路滑風大，未能前往，殊爲可惜云。

十三 重要碑碣之收藏

北平圖書館歷年搜集金石文字甚多，其關於和林者共輯有二十種四十一張。元明以來研究和林金石文字者，庶

乎纍備矣。此外該館尙獲有熱河出土之遼陵石刻；及最近熱河大名城河南小榆樹林子出土大遼靜安寺碑銘，契丹文及漢文凡四張。又熱河赤峰縣烏丹城出土元蘄國公碑，張氏先德碑約數十種。凡以上所述諸碑，皆爲「九一八」後日人採輯所得者。該館於金石碑碣一項，尤專力收集，已獲有遼金元碑碣不下三四百種。

十四 豫省古物多被盜掘

豫省古物遺蹟，素極豐富，惟以保管不善，致多被盜掘，殊屬可惜也。茲聞洛陽一帶，盜掘古墓之風日熾；龍門佛像，八仙面部已毀其七，而輝縣古物，亦多爲土匪土人所盜掘。長此以往，影響古蹟極鉅，故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對此深致注意云。（南京通訊）

十五 英國古史學家組遠征隊探

檢新疆古跡

英國不列斯爲爾大學明年夏季將組遠征隊來華探檢新疆古跡。該隊由中古歷史專家巴奇（年二十六歲）領導，隊員有五六人。該隊之得以成行，獲希爾遠羅維爾斯女士之助甚多，維爾斯出身不到司爲爾著名大家，爲一有經驗之

旅行者，素以對探檢事業特具熱心著名。英國最著名望之古物學家劍橋大學古物學講師伯吉脫（年四十六歲）氏，亦為隊員之一，將担任古物之研究，其夫人，亦當同行。隊員中又有一二十一歲專攻歷史之女生。其餘隊員計地理學家一人，東方學家一人。又古物學家一人，則尙未派定。

該隊預擬將探檢新疆省南部之全部分。自二十五年以來，足履該地之科學化探檢隊，將以該隊為嚆矢。按五年前，該區曾一度內亂，但近已平靖。故預期該隊進行探檢時，可不再受前此旅行者遇到之困難。該隊將直赴新省，即又號中國之土耳其斯坦者。其地居帕米爾高原之旁，平沙無垠，但亦有若干活土，為之點綴。在此浩浩無際之沙漠中，凡紀元後一世紀至八世紀，自中國稱朔時代，以至一佛

教的文化時代中，曾有若干古城被埋葬其間也。該隊預擬探檢四個月，其目標除探檢各活土及發掘新沃土外，端在準備將來作有組織之發掘云（錄自一月二十二日北平世界日報第六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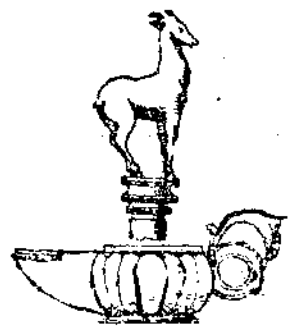
十六 中英庚款董事會徵求史地

教材展期半年

中英庚款董事會於去年徵求初中歷史及地理教科書各一種，規定獎金各撥國幣六千元，以資鼓勵。自開始徵求以來，應徵者甚踴躍。原定去年十二月底截止，嗣經該會決議，為廣事徵集起見，展期半年，至本年六月三十日截止。其徵求辦法，可向該會南京辦事處索取。（南京通訊）

介紹史地半月刊

史地半月刊，是師大歷史系畢業同學李旭君主編的。自去年十一月一日創刊以來，因為內容日見充實，已深深的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了。據說它的銷路，已由三千份增至六千份，更可證明它能吸引廣大讀眾的力量。這個刊物的主要任務有四點：（一）系統的探討現代問題，（二）精密的分析國際現勢，（三）普遍的灌輸史地知識，（四）精確的研究并解答史地問題。它的性質是在作學術的普遍化和通俗化的介紹工作，所以很適宜於一般中學生閱讀。特此介紹。



史學會會訊

一 本年度本會的執委

本會執行委員會，根據會章，由每班選舉代表三人組織之。本年度執委，除四年級同學因畢業在邇，課事忙碌，未能選出外。一，二，三年級均已選出。計一年級：浦安修，曾鶴，趙啓海。二年級：邵輔周，李埏，楊崇英。三年級：馮來儀，蕭遠健，孫克剛。職務分配如下：

常務：趙啓海，邵輔周，蕭遠健。

文書：楊崇英，孫克剛。

學術：浦安修，馮來儀。

事務：曾鶴，李埏。

二 會務近況

執行委員會成立後，即積極執行迎新大會之決議案，時事討論會已舉行三次。名人講演已舉行者，有錢賓四先生講演之「如何研究中國史」。為籌辦「歷史教育」，另成立編審委員會。

三 編審委員會的組織

編審委員會係根據會章由學術股二人：浦安修，馮來儀。執委會推出二人：邵輔周，蕭遠健。每班選出一人：史一，張鳳鳴。史二，趙象山，史三，孫克剛。（史四未選出）另由特別會員中聘請五人：李飛生先生，陸懋德先生，齊思和先生，熊夢飛先生，何竹淇先生組織之。

四 迎新大會追誌

二十五年度之迎新大會，於去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時在文學院大禮堂舉行，出席曾鶴周之潘章人鈞尹炎農等六十四人，教授參加者有李飛生陸懋德齊思和許毅四先生。首由主席邵輔周報告迎新的意義，繼由史學會執委會代表敖白楓致歡迎詞，李飛生主任與許毅陸懋德教授致訓詞，新同學代表浦安修致答詞，陳澤雲章人鈞樊文哲王仁忱楊崇英徐作霖馮來儀諸同學自由演說，意氣懃懃懇懇，態度亦莊亦諧，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為大家互相勉勵之共同點。

在臨時動議中，通過了兩個重要的議案：

(一)編印一種歷史刊物。

(二)多請名人講演並多開討論會。

最後為餘興，楊宗幹同學的口琴獨奏，黃肖蘭敖白楓

同學的歌唱，陸懋德教授的京劇，儼然就是一個小規模的遊藝會。壓軸戲是全體合唱進行曲，悲壯激昂，大會於是閉幕。(克剛)

編 輯 後 記

本刊原定元旦出版，後來因為籌備期間太短，預定的稿件大多沒有收到，所以決定延遲了一個半月。

這一期的缺點確實太多，尤其感覺空泛。本來黎錦熙陶希聖陸懋德許毅諸先生，都答應為本刊撰稿，後來因為時間的關係，都移到下期了。

「如何研究中國史」一文，原是錢賓四先生在史學會的講演，由李方仁君筆記，經過錢先生的修改後才發表的。

因為篇幅的限制，關於性質相同的文章，只得依交稿的次序，先後登載，後來的稿件，暫時抽出，移到下期，這一點，我們覺得耿耿不安，還請諸位作者十分原諒。

本期雖然延遲了一個半月，但是大家又忙着考試，仍然感覺籌備的時間不夠，原定通訊一欄，因為排印不及，只得暫付缺如了！

師大月刊 第三十期

文學院專號目錄

兩宋詩話存佚殘輯年代表	羅根澤
李清照研究(續)	朱芳春
蕭散詩人馬志遠	任維焜
元代曲調溯源	葉鼎彝
袁中郎之文章及文學批評	吳奔星
顧亭林先生的學與教(續)	何貽焜
毛詩序傳遠異考	魏佩蘭
李杜卒于水食辨	盧振華
詩的功用與批評的功用	趙增厚
現代英國文學	李子溫
日本詩歌的形式	宋慶芳
明清兩代日本長崎之中國語學(續)	劉銘恕
鹽鐵論中所見之漢代危機	孔繁信
元代佃戶之生活	黃現璠
元代驛傳雜考	羽田享著 馮健文譯
明代之學校	喬介林
史學年表(續)	萬福增
現代史學述略	江世祿
附 錄	
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	錢玄同
魯迅與注意符號	黎錦熙

歷史教育 第一期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處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史學會編審委員會

發行處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史學會

印刷處

北平西單橫二條甲三〇號
和平印書局
電話西局一一六一號

代售處

北平各大書店

投稿簡章

- 一、本刊分論著、漫談、書評、史學消息、通訊及史學會會訊等欄，除會訊外，其餘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投寄譯稿，請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書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 三、來稿務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文體不拘。
- 四、投稿人請開列真實姓名，發表署名聽便。
- 五、來稿本會有酌量增刪之權。
- 六、來稿一經發載，暫以本刊為酬。
- 七、來稿請寄交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史學會。

新知識創刊號目錄

發刊詞

時事展望

亟應剷除兩種舊思想

國際聯盟的失敗和改造

國難期間地方和中央的關係

國難期間鄉村小學教員的任務

綏遠問題之回顧

德日協定與中國

德國新四年計劃的前途

愛護人民

雜一民意

不算批評評魯迅

近代科學上最殘酷的東西——毒氣

書報——蘇聯建設之成果——憲法

選評——法西斯主義的產生及其崩潰的必然性

松花江上

孩子睡了

前線戰士的一封信

編後記

總經售 北平人文書店

創刊號 零售六分

顧頡剛 齊思和 趙繼昌 鄭中洲 郝啓芳 林作徐 禾君 中洲 中洲 以逢 建勛 丁同 丁同 于月萍 世祿

地 理 教 學

創 刊 號 目 錄

插圖——1.百靈廟全景 2.河北省地形圖

發刊詞一.....	李 蒸
發刊詞二.....	黃國璋
師範地理教學的重要.....	張印堂
改良中國地理師資運動的一個建議.....	洪思齊
地圖中心主義之地理教學.....	劉玉峰
討論「用振擺證明地球自轉」的教材和教法.....	王鈞衡
等中地理教學上的考試問題.....	楊夢華
如何講授中國之國防.....	萬方祥
講授歐洲地理總論則應當注意之幾點.....	鄒豹君
黑板上地理略圖之利用.....	張恩護
學習本國地理的第一要義.....	黃國璋
日本的氣候區.....	王益厓
教學質疑應答.....	(四則)
國內外地理消息.....	(八則)
地理系增設地理教學諮詢處啓事	

出版處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

代售處 北平新華書店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

本 期 零 售 一 角